

目錄

1. 愛流汐張 ······許地山 / 02
2. 理髮 ······梁實秋 / 04
3. 目送 ······龍應台 / 06
4. 買 ······張大春 / 08
5. 誠品品味 ······小思 / 10
6. 散文兩篇 ······黃霑 / 11
7. 學問與智慧 ······羅家倫 / 12
8. 我的老師 ······魏巍 / 14
9. 竹林深處人家 ······黃蒙田 / 16
10. 雪 ······魯彥 / 18
11. 我的空中樓閣 ······李樂薇 / 20
12. 黃河一掬 ······余光中 / 22
13. 在那顆星子下——記我的中學時代 ······舒婷 / 24
14. 珍惜青春生命 ······陳耀南 / 26
15. 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 ······蘇軾 / 26
16. 藤野先生 ······魯迅 / 27
17. 工作的大小 ······鄒韜奮 / 30
18. 以畫為喻 ······葉紹鈞 / 31
19. 論氣節 ······朱自清 / 33
20. 店鋪鄰居 ······西西 / 36
21. 《文化苦旅》自序 ······余秋雨 / 39
22. 朋友四型 ······余光中 / 42
23. 幽默的境界 ······余光中 / 44
24. 自豪與自幸——我的國文啟蒙 ······余光中 / 46
25. 小心輕放 ······董橋 / 51
26. 聽那立體的鄉愁 ······董橋 / 53

中六級 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 (一)

愛流汐¹漲 許地山

月兒的步履²已踏過嵇家的東牆了。孩子在院裡已等了許久，一看見上半弧的光剛射過牆頭，便忙忙跑到屋裡叫道：「爹爹，月兒上來了，出來給我燃香罷。」

屋裡坐著一個中年的男子，他的心負了無量的愁悶。外面的月亮雖然還像去年那麼圓滿，那麼光明，可是他對於月亮的情緒就大不如去年了。當孩子進來叫他的時候，他就起來，勉強³回答說：「寶璜，今晚上不必拜月，我們到院裡對著月光吃些果品，回頭再出去看看別人的熱鬧。」

孩子一聽見要出去看熱鬧，更喜得了不得。他說：「為甚麼今晚上不拈香⁴呢？記得從前是媽媽點給我的。」

父親沒有回答他。但孩子的話很多，問得父親愈發傷心了。他對著孩子不甚說話。只有向月不歇地歎息。

「爸爸今晚上不舒服麼？為何氣喘得那麼厲害？」

父親說：「是，我今晚上病了。你不是要出去看熱鬧麼？可以教素雲姐帶你去，我不能去了。」

素雲是一個年長的丫頭。主人的心思、性地⁵，她本十分明白，所以家裡無論大小事幾乎是她一人主持。她帶寶璜出門，到

河邊看看船上和岸上各樣的燈色，便中就告訴孩子說：「你爹爹今晚不舒服了，我們得早一點回去才是。」

孩子說：「爹爹白天還好好地，為何晚上就害起病來？」

「唉，你記不得後天是媽媽的百日嗎？」

「甚麼是媽媽的百日？」

「媽媽死掉，到後天是一百天的工夫。」

孩子實在不能理會那「一百日」的深層意思。素雲只得說：「夜深了，咱們回家去罷。」

素雲和孩子回來的時候，父親已經躺在床上，見他們回來，就說：「你們回來了。」她跑到床前回答說：「二爺，我們回來了，晚上大哥兒⁶可以和我同睡，我招呼⁷他，好不好？」

父親說：「不必。你還是睡你的罷。你把他安置好，就可以去歇息，這裡沒有甚麼事。」

這個七歲的孩子就睡在離父親不遠的一張小床上。外頭的鼓樂聲，和樹梢的月影，把孩子⁸得不能睡覺。在睡眠的時候，父親本有命令，不許說話，所以孩子只得默聽著，不敢發出甚麼聲音。

樂聲遠了，在近處的雜響中，最刺激孩子的，就是從父親那裡發出來的啜泣⁹聲。在孩子的思想裡，大人是不會哭的，所以他很詫異¹⁰地問：「爹爹，你怕黑麼？大貓要來咬你麼？你哭甚麼？」他說著就要起來，因為他也怕大貓。

父親阻止他，說：「爹爹今晚上不舒服，沒有別的事。不許起來。」

「噢，爹爹明明哭了！我每哭的時候，爹爹說我的聲音像河裡水聲瀟瀟地響，現在爹爹的聲音也和那個一樣。呀，爹爹，別哭了，爹爹一哭，教寶璜怎能睡覺呢？」

孩子愈說愈多，弄得父親的心緒更亂。他不能用甚麼話來對付孩子，只說：「璜兒，我不是說過，在睡覺時不許說話麼？你再說時，爹爹就不疼你了。好好地睡罷。」

孩子只複說了一句：「爹爹要哭，教人怎樣睡得著呢？」以後他就靜默了。

這晚上的催眠歌，就是父親的抽噎¹¹聲。不久，孩子也因著這聲就發出微細的鼾息，屋裡只有些雜響伴著父親發出哀音。

注釋

- 1 汐：夜間的潮。汐，【粵音】直 zik6，【國音】xī。
- 2 步履：指腳步。履，【粵音】理 lei5，【國音】lǚ。
- 3 勉強：不是心甘情願的。
- 4 拈香：信神佛的人到寺廟燒香。此處指在院中點香。
- 5 性地：秉性、性情。
- 6 大哥兒：方言，此指孩子寶璜。
- 7 招呼：照料。
- 8 𦉳：糾纏、擾亂。𦉳，【粵音】鳥 niu5，【國音】niāo。
- 9 啜泣：一吸一頓地哭泣。啜，【粵音】絀 zyut3，【國音】chuò。
- 10 詫異：覺得奇怪。詫，【粵音】岔 caa3，【國音】chà。
- 11 抽噎：同啜泣，即一吸一頓地哭泣。噎，【粵音】咽 jit3，【國音】yē。

中六級 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 (二)

理髮 梁實秋

理髮不是一件愉快事。讓牙醫拔過牙的人，望見理髮的那張椅子就會怵怵不安¹，兩種椅子很有點相像。我們並不希望理髮店的椅子都是檀木螺鈿，或是路易十四式，但至少不應該那樣的醜，方不方圓不圓的，死板板硬幫幫的，使你感覺到坐上去就要受人割宰的樣子。門口擔挑的剃頭挑兒，更嚇人，豎著的一根小小的旗杆，那原是為掛人頭的。

但是理髮是一種必不可免的麻煩。「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為賢？」²理髮亦是觀瞻所繫。印度錫克族，向來是不剪髮不剃鬚的，那是「受諸父母不敢毀傷」的意思，所以一個個的都是滿頭滿臉毛毳毳³的，滔滔皆是，不以為怪。在我們的社會裡，就不行了，如果你蓬鬚⁴著頭髮，就會有人疑心你是在丁憂⁵，或是才從監獄裡出來。髭鬚是更討厭的東西，如果蓄留起來，七根朝上八根朝下都沒有關係，嘴上有毛受人尊敬，如果刮得光光的露出一塊青皮⁶，也行，也受人尊敬，惟獨不長不短的三兩分長的髭鬚，如鬚鬣⁷，如刺蝟，如刈⁸後的稻杆，看起來令人不敢親近，魯智深，「腮邊新剃暴長短鬚戇戇的好慘瀨人」，所以人先有五分怕他。鍾馗¹⁰鬚髯如戟，是一副啖鬼¹¹之相。我們既不想嚇人，又不欲啖鬼，而且不敢不以君子自勉，如何能不常到理髮店去？

理髮匠並沒有令人應該不敬重的地方，和劊子手屠戶同樣

的是一種為人群服務的職業，而且理髮匠特別顯得高尚，那一身西裝便可以說是高等華人的標幟。如果你交一個劊子手朋友，他一見到你就會相度你的脖頸，何處下刀相宜，這是他的職業使然。理髮匠俟你坐定之後，便伸胳膊挽袖相度你那一腦袋的毛髮，對於毛髮所依附的人並無興趣。一塊白綢布往你身上一罩，不見得是新洗的，往往是斑斑點點的如虎皮宣¹²。隨後是一根布條在咽喉處一勒。當然不會致命，不過箍得也就夠緊，如果是自己的頸子大概捨不得用那樣大的力。頭髮是以剪為原則，但是附帶著生薺硬拔的卻也不免，最適當的抗議是對著那面鏡子蹙眉皺眼的做個鬼臉，而且希望他能看見。人的頭生在頸上，本來是可以相當的旋轉自如的，但是也有幾個角度是不大方便的。理髮匠似乎不大顧慮到這一點，他總覺得你的腦袋的姿勢不對，把你的頭扳過來扭過去，以求適合他的刀剪。我疑心理髮匠許都是孔武有力的，不然腕臂間怎有那樣大的力氣？

椅子前面豎起的一面大鏡子是頗有道理的，倒不是為了可以顯影自憐，其妙在可以知道理髮匠是在怎樣收拾你的腦袋，人對於自己的腦袋沒有不關心的。戴眼鏡的朋友摘下眼鏡，一片模糊，所見亦屬有限。尤其是在刀剪晃動之際，呆坐如僵屍，輕易不敢動彈，對於左右坐著的鄰坐無從瞻仰，是一憾事。左邊客人在挺著身子刮臉，聲如割草，你以為必是一個大漢，其實未必然，也許是個女客；右邊客人在噴香水擦雪花，你以為必是佳麗，其實亦未必然，也許是個男子。所以不看也罷，看了怪不舒服。最好是廢然¹³枯坐。

其中比較最愉快的一段經驗是洗頭。濃厚的肥皂汁滴在頭

上，如醍醐灌頂¹⁴，用十指在頭上搔抓，雖然不是麻姑¹⁵，卻也手似鳥爪。令人著急的是頭皮已然搔得清痛，而東南角上一塊最癢的地方始終不會搔到。用水沖洗的時候，難免不氾濫入耳，但念平夙¹⁶盥洗¹⁷大概是以臉上本部為限，邊遠陬隅輒弗能屆¹⁸，如今痛加滌蕩，亦是難得的盛舉。電器吹風，卻不好受，時而涼風習習，時而夾上一股熱流，熱不可當，好像是一種刑罰。

最令人難堪的是刮臉。一把大刀鋒利無比，在你的喉頭上眼皮上耳邊上，滑來滑去，你只能瞑目屏息，捏一把汗。Robert Lynd 寫過一篇《關於刮臉的講道》，他說：「當剃刀觸到我的臉上，我不免有這樣的念頭：假使理髮匠忽然瘋狂了呢？」很幸運的，理髮匠從未發瘋狂過，但我遭遇過別種差不多的危險。例如，有一個矮小的法國理髮匠在雷雨中給我刮臉，電光一閃，他就跳得好老高。還有一個喝醉了的理髮匠，拿著剃刀找我的臉，像個醉漢的樣子伸手去一摸卻撲了個空。最後把剃刀落在我的臉上了，他卻靠在那裡鎮定一下，靠得太重了些，居然把我的下頰右方刮下了一塊鬍鬚，刀還在我的皮上，我連抗議一聲都不敢。就是小聲說一句，我覺得，都會使他喪膽而失去平衡，我的頸靜脈也許要在他不知不覺間被他割斷，後來剃刀暫時離開我的臉了，大概就是法國人所謂 Reculer pour mieux saurer（退回去以便再向前撲）我趁勢立刻用夢魘¹⁹的聲音叫起來，『別刮了，別刮了，夠了，謝謝你』……」

這樣的怕人的經驗並不多有。不過任何人都要心悸²⁰，如果在刮臉時想起相聲裡的那段笑話，據說理髮匠學徒的時候是用一個帶茸毛的冬瓜來做試驗的，有事走開的時候便把刀向瓜上一

剝，後來出師服務，常常錯認人頭仍是那個冬瓜。刮臉的危險還在其次，最可惡的是他在刮後用手毫無忌憚²¹的在你臉上摸，摸完之後你還得給他錢！

注釋

- 1 怵怵不安：形容十分恐懼。怵，【粵音】卒 zeot1，【國音】chù。
- 2 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為賢？：出自《魏書·封軌傳》。意思指君子應該是衣冠整齊，目不斜視的，為甚麼頭髮散亂，沒有修飾這樣的人才是有德有才的人呢？瞻，【粵音】尖 zim1，【國音】zhān。垢，【粵音】究 gau3，【國音】gòu。
- 3 毛毳毳：形容毛髮細長的樣子。毳，【粵音】衫 saam1，【國音】sǎn。
- 4 蓬鬚：這裡指蓬鬆，散亂。鬚，【粵音】增 zang1，【國音】sēng。
- 5 丁憂：遭到父母的喪事。古代官員父母之喪，需要依禮制守孝三年。
- 6 青皮：青色外皮，青色表層。
- 7 鬃鬣：馬頸部的長毛。鬃鬣，【粵音】中獵 zung1 lip6，【國音】zōng liè。
- 8 刈：割。刈，【粵音】艾 ngai6，【國音】yì。
- 9 魯智深：《水滸傳》中的一個有名的人物，原名魯達。

中六級 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 (三)

目送 龍應台

華安背着一個五顏六色的書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斷地回頭；好像穿越一條無邊無際的時空長河，他的視線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會。

華安上小學第一天，我和他手牽着手，穿過好幾條街，到維多利亞小學。九月初，家家戶戶院子裏的蘋果和梨樹都綴滿了拳頭大小的果子，枝椏因為負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樹籬，勾到過路行人的頭髮。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場上等候上課的第一聲鈴響。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媽媽的手心裏，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們是幼稚園的畢業生，但是他們還不知道一個定律：一件事情的畢業，永遠是另一件事情的開啟。

鈴聲一響，頓時人影錯雜，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麼多穿梭紛亂的人群裏，我無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個嬰兒同時哭聲大作時，你仍舊能夠準確聽出自己那一個的位置。華安背着一個五顏六色的書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斷地回頭；

好像穿越一條無邊無際的時空長河，他的視線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會。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門裏。十六歲，他到美國作交換生一年。我送他到機場。告別時，照例擁抱，我的頭只能貼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長頸鹿的腳。他很明顯地在勉強忍受母親的深情。

他在長長的行列裏，等候護照檢驗；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終於輪到他，在海關窗口停留片刻，然後拿回護照，閃入一扇門，條乎不見。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頭一瞥。但是他沒有，一次都沒有。現在他二十一歲，上的大學，正好是我教課的大學。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願搭我的車。即使同車，他戴上耳機——只有一個人能聽的音樂，是一扇緊閉的門。有時他在對街等候公車，我從高樓的窗口往下看：一個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像，他的內在世界和我的一樣波濤深遠，但是，我進不去。一會兒公車來了，擋住了他的身影。車子開走，一條空蕩蕩的街，只立着一只郵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着，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着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

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識到，我的落寞，彷彿和另一個背影有關。

博士學位讀完之後，我回台灣教書。到大學報到第一天，父親用他那輛運送飼料的廉價小貨車長途送我。到了我才發覺，他沒開到大學正門口，而是停在側門的窄巷邊。卸下行李之後，他爬回車內，準備回去，明明啟動了引擎，卻又搖下車窗，頭伸出來說：「女兒，爸爸覺得很對不起你，這種車子實在不是送大學教授的車子。」

我看着他的小貨車小心地倒車，然後嘖嘖駛出巷口，留下一團黑煙。直到車子轉彎看不見了，我還站在那裏，一口皮箱旁。

每個禮拜到醫院去看他，是十幾年後的時光了。推着他的輪椅散步，他的頭低垂到胸口。有一次，發現排泄物淋滿了他的褲腿，我蹲下來用自己的手帕幫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糞便，但是我必須就這樣趕回台北上班。護士接過他的輪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輪椅的背影，在自動玻璃門前稍停，然後沒入門後。我總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機場。

火葬場的爐門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屜，緩緩往前滑行。沒有想到可以站得那麼近，距離爐門也不過五公尺。雨絲被風吹斜，飄進長廊內。我掠開雨濕了前額的頭髮，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記得這最後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着，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着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中六級 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 (四)

買 張大春

小說家黃春明有一次帶些玩笑意味地跟我說：「以後的孩子們寫小說，恐怕不會寫得太好了。」我問：「何以見得？」他說：「孩子生活在一個什麼都可以方便買到的世界，要什麼也只知道買、買、買，生活裏只剩下『買』的話，其他能用的動詞就很少了。」在這樣說着的時候，小說家十指盤空撥彈，像是在做什麼手藝活兒似的。

尚未生養孩子之前，我一直以為自己當了父親以後，決計不會慣縱孩子買玩具、買零食、買各種他伸手就能要來的東西。我猜想自己應該會和孩子們一起動手作很多很多好玩、好用的東西。然而我錯了。買，往往發生於措手不及之際。

猛一回首，我們原本無意要用金錢換取而擁有的許多東西，已經紛陳於目前、羅列於廊下、充塞於生活之中。也常是在買到這些東西的瞬間，你就已經知道：它們即將在最短的時間之內被棄置在垃圾袋裏，任由人打包清運而去。無論掩埋或者回收，那物件若是還有機會再次出現於人間，一定會經過改頭換面，化做另一種材質，變成另一項商品，擁有另一個價格，召喚另一次購買。

「買」這個字和許多與金錢有關的字不同，像是「貿」、買賣交易之意，「賄」、餽贈流傳之意，「賁」、賒借租賃之意；甚至「賣」、「資」、「賈」、「賄」等字，都屬於貝部。自今日觀之，「買」之所以成立，非有錢鈔不可；也就是底下那個「貝」字。可是「買」字的部首卻是頂上那個「网」。

回到甲骨文的字形，「网」是一個盛裝着物品的網羅工具，底下則看似是兩瓣有着橫紋的貝殼。「貝」字字形的固定，大約是在金文時代，與日後的小篆或我們習見的隸書、楷書差異不大，可以一眼見出貝殼之為貨幣的淵源。

但是在甲骨文裏，「貝」字變化就多了。尤其是「買」字底下的那個形符，我怎麼看，怎麼覺得那不是貝殼，反倒像一雙手。也就是說：「買」字就是一雙捧着網羅工具的手，這也近於「買」之為字最初的意義：以物易物。向孩子們解釋「以物易物」並不困難，他們隨時在交換彼此的玩具以獲致更大的滿足。不過，自己動手做出一些可以跟人交換的東西，簡直是難於登天。

猶記兩年多前，我在幫孩子們收拾滿室玩具之時曾經這樣建議過：「我們不要再買玩具了，自己動手做吧？」「你可以幫我做一個太陽，老師說可以用布、用紙、用毛線；老師還說不可以用鐵絲和尖的東西。」張容說。

「你可以幫我做一個娃娃屋，要有池塘，還要種一棵樹。」張宜說。

我當時覺得：這真是一個美好的開始。然而，美好的開始往往就是瞬間的結束。我的確花了幾天的時間，用四卷夾金夾黃的毛線和一件大紅棉衫做成了一個勾畫着獅臉的太陽；另外，我也用薄木板、厚紙片、縐紋綵帶和蠟燭製作了一棟有三個房間、兩層樓、養了金魚和烏龜的小池塘的庭園別墅——包括全套的廚具以及衛浴設備。

兩年後，我從遍佈着灰塵和霉污的舊玩具堆裏翻檢出這兩樣手工藝品，問他們：「可以丟掉了嗎？」「你辛辛苦苦做的，幹嘛說丟就丟呢？」張容說。

「等沒東西玩了就又要買新的，這就是浪費！真拿你沒辦法。」張宜說。

中六級 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 (五)

誠品品味 小思

愛書人到台北，鮮有不去「誠品」。

說像朝聖¹一般心情，未免太嚴肅，但那裡有一個讀書人夢想成真的天地，在香港渴得太慘。誠品，進入了，是心靈的釋放，應該是另一種朝聖。

說誠品，應該說到品味問題，是優質文化素養問題，是生意與文化結合問題。

「光復一個有星光的早晨，收藏一片有水滴的樹葉，流連一個初相逢的書店……」這是誠品光復南路店推廣「一日之計在於晨」買書優惠的廣告單張語句，印在銀灰色的方形厚紙上。「冬日溫書」是南京路店的宣傳口號，從星期一到星期天，都讓某些共同點的書友——例如「在南京東路三段工作的朋友」、「雲門舞集²的會員朋友」……得到九折優待。拿上手、讀起來，就舒服。南京店開到晚上十二點，在那裡，人人靜靜地看書，未必一定買，但付款處仍要排著長龍，證明文化生意結合得很好。

台北市中心地價，不會比香港市區的便宜，香港生意人的資本，不見得比不上台灣，就只是欠了為高質文化事業做點事的遠見生意人。常聽見小本經營的書店老板，唉聲歎氣說「捱貴租、

虧得慘」。但又常見書店擠滿人，背靠背地站著看書，證明讀書人口其實不少。誰肯放膽投資，建立一個高品味的氣氛的書店，自然有氣味相投³的客人來，甚至說得功利一點，可以形成一種「習慣」、「品味象徵」：讀書人或有優雅品味的人去某某書店。

台北有「誠品」、北京有「風入松」、「三味書屋」，我希望香港也有□□□，一間可以相比的書店，而不是商場式的書城，我們要的是優雅舒適，不要商場式的熱鬧。

「誠品」，這個讀書人的夢，會在香港成真嗎？

注釋

- 1 朝聖：宗教徒朝拜宗教聖地，如伊斯蘭教徒朝拜麥加。
- 2 雲門舞集：台灣著名的現代舞蹈表演團體，1973年由林懷民創辦，也是台灣第一個職業舞團。雲門舞集因演出許多經典的作品，而享譽世界，其中包括有《薪傳》、《流浪者之歌》等等。
- 3 氣味相投：氣味，比喻性格和志趣。投，投合。指雙方性格、志向、情調一致，合得來。

散文兩篇 黃霑

道在自然

生活的最高道理，是自然。

不催不逼不疾不徐，自然而然，順其然而然，是很舒服的事。這樣，人放鬆，一切感覺都泰然怡然。

幸運的日子裡，還會多帶點欣然與喜樂。自然，才會自由自在。

自然，是真我流露，赤裸裸的身心，透明得晶瑩四射，精彩紛呈，隨緣隨遇隨喜。

放鬆，輕鬆放輕鬆，因為自然得不用拱衛，不必隱瞞，不屑欺騙，不克緊張。

接受一切，包容一切，歡迎一切。

輕鬆得輕盈，像四月的花，不知不覺地已灑成燦爛。像五月的雨，一陣輕輕淅瀝，已經滋潤了七洋五洲四海三江千湖萬海億川。

怕自己忘了這最高道理，所以床前請摯友書成大字：「順其自然」，每夜睡前都看一回，想幾想才進夢鄉。而醒來，一睜眼就看見，作為我每天生活的最高指示。

肯定思維

美國近年，很流行所謂「肯定思維」方法，Positive Thinking。這套方法，教人思想朝好的方向走，從而影響自己行為指向，導致較理想效果。譬如未幹一樁事之前，先不要自己說：「這事難辦。」

因為一旦「難」字入了腦，行為就不會太積極，很影響事情進行。「這件事，一定有解決方法的！讓我試試看！」這樣，反應就會比較肯定，因此，要解決的問題，就往往迎刃而解了。

這種繫乎一念的行動方法，我常常採用，效果理想。天生必往壞處想的人，作事會無端為自己添上很多不必要的麻煩與障礙。我們的身體，收到腦子否定的思想，就會心驚膽跳，戰戰兢兢，作出很多不適當的反應。但自認不妨一試，或其事必成的時候，就會自信增加，處事會少很多顧慮，勇往直前。所以「肯定思維」方法，大可一試。

中六級 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 (七)

學問與智慧 羅家倫

學問與智慧，有顯然的區別。學問是知識的聚集，是一種滋養人生的原料，而智慧卻是陶冶₁原料的熔爐。學問好比是鐵，而智慧是煉鋼的電火。學問是寸積銖累₂而來的，常是各有疆域獨自為政的。它可吸收人生的興趣，但是它本身卻是人生的工具。智慧是一種透視，一種反思，一種遠瞻；它是人生含蘊的一種放射性；它是從人生深處發出來的，同時它可以燭照₃人生的前途。

有人以為學問就是智慧，其實有學問的人，何曾都有智慧？世界上有不少學問淵博的人，可是食古不化₄，食今亦不化，不知融會貫通，舉一不能反三，終身都跳不出書本的圈子，實在說不上「智慧」二字。這種人西洋便叫做「有學問的笨伯」，在中國便可稱為「兩腳書櫥」或「冬烘先生」。反過來說，有智慧的人也不見得都有很好的學問。有一種人，讀書雖然不多，但他對於人情事理，都很通達，憑藉經驗，運用心得，「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₅」。這樣的人，你能說他沒有智慧嗎？

學問是不能離開智慧的；沒有智慧的學問，便是死的學問。有許多人從事研究工作，搜集了很多材料，但往往矻矻₆窮年，找不到問題的中心，得不到任何的結果，縱有結果，亦復無關宏旨——這便是由於沒有智慧。而有智慧的人則不然，他縱然研究一個極小的問題，也能探驪得珠₇，找到核心所在；其問題雖小，

而其映射的範圍，卻往往甚大。譬如孟德爾研究豆子的交配，居然悟出遺傳的定律，奠下了遺傳學和優生學的基礎，就是一個例子。再說進化論的創立者達爾文。在達爾文以前，何曾沒有富於學問的生物學家，看見過海邊的蚌殼、山中的化石、類人的猩猩、初民的種族？何以不能發現物競天擇，最適者存的天演公例？等達爾文發現以後，赫胥黎慨然歎曰：「這個道理，傻子都應該知道，為甚麼我以前不知道？」於是，他奮身而為達爾文的「牛頭狗」，為他張目。當代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有人稱他為牛頓後第一人，他的相對論是科學上一個稀有的創獲，但是他自己卻對人說：「我的發明其實很簡單，只是你們看不見罷了！」他能看見別人所看不見的，便是他的智慧過人之處。

世間不但有缺乏智慧的人，而且也有缺少智慧的書。我們可以把書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有智慧的，一類是無智慧的。有智慧的書，是每字每句，都如珠玉似的晶瑩，斧鑿般的犀銳，可以啟發人的心靈，開闢人的思想，有時可以引申成一篇論文，或成一本專書。這就是英文中所謂「燦爛的書」。無智慧的書，往往材料堆積得和蟻丘一樣，議論雖多，見解毫無。縱然可以從他得報道，卻不可以從他得啟示，在著者是「博而寡約」，在讀者是「勞而無功」，這就是英文中所謂「晦塞的書」。然而這類的書多極了，讀者要不浪費時間，就不能不精為選擇。須知著書固要智慧，讀也要智慧。「讀書得間」，就是智慧的表現。「鞭辟入裡₈」「豁然貫通₉」，都不是容易的事。若是像諷誦高頭講章₁₀的讀法，則雖「讀破五車₁₁」，有何用處？

學問固然不能離開智慧，同時智慧也不能離開學問。有學問的人，雖然不一定就有智慧，正和有智慧的人不一定有很深的學

問一樣，但是智慧卻必須以學問做基礎，才靠得住。無學問的智慧，只是浮光掠影¹²，瞬起瞬滅的。他好像肥皂泡一樣，儘管可以五光十色，但是一觸即破。惟有從學問中產生出來的智慧，才不是浮光，而是探照燈，可以透過雲層，照射到青空的境地。惟有從學問中鍛煉出來的智慧，才不是瞬息幻滅的肥皂泡；他永遠像珍珠泉的泉水一般，一串串不斷地從水底上湧。也惟有這種有根底的智慧，才最靠得住，最為精澈，最可寶貴。

若把學問譬作建築材料，那智慧便是建築師的匠心。有木、有石，甚至有水泥鋼骨，決不能成為房子；就是懂得材料力學、結構原理，也只可以造成普通應用的房子，而決不能造成莊嚴壯麗的羅馬聖彼得或巴黎聖母教堂。這種絕代的美術作品，是要靠藝術家的匠心的。但是材料愈能應手，匠心愈能發揮；構造的原理愈進步，藝術家愈能推陳出新。材料與技術對於作風的影響，整個的美術史，尤其是建築史，都可以證明。所以學問與智慧是相輔為用，缺一不可的。我們不但需要學問，而且更需要智慧——需要以智慧去籠罩學問、透視學問、運用學問。

注釋

- 1 陶冶：燒製陶器和冶煉金屬，比喻給人的思想、性格以有益的影響。冶，【粵音】野 je5，【國音】yē。
- 2 寸積銖累：銖，古計量單位，24 銖為一兩（1 斤=16 兩）。累，積累。形容點點滴滴地積累。銖，【粵音】殊 syu4，【國音】zhū。
- 3 燭照：照亮。
- 4 食古不化：指學了古代的知識，不善於理解和應用，跟吃了東西不能消化一樣。
- 5 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竅：出自《莊子·養生》，意思是只用心神去接觸而不必用眼睛去觀察，眼睛的官能似乎停了下來而精神世界還在不停地運行。依照牛體自然的生理結構，劈擊肌肉骨骼間大的縫隙，把刀導向那些骨節間大的空處。這裡指動作或者技術嫻熟。郤，【粵音】隙 gwik1，【國音】xì。竅，【粵音】款 fun2，【國音】kuān。
- 6 矻矻：勤勞不懈的樣子。矻，【粵音】(---)ngat6，【國音】kū。
- 7 探驪得珠：驪，古指黑龍。在驪龍的頷下取得寶珠。原指冒大險得大利。後常比喻文章含義深刻，措辭扼要，得到要領。驪，【粵音】離 lei4，【國音】lí。
- 8 鞭辟入裡：形容能透徹說明問題，深中要害。
- 9 豁然貫通：豁然，通達的樣子。貫通，前後貫穿通曉。指一下子弄通了某個道理。
- 10 高頭講章：經書正文上端留有較寬空白，刊印講解文字，這些文字稱為「高頭講章」。後來泛指這類格式的經書。
- 11 讀破五車：形容讀書非常多。
- 12 浮光掠影：水面的光和掠過的影子，一晃就消逝。比喻觀察不細緻，學習不深入，印象不深刻。

中六級 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 (八)

我的老師 魏巍

最使我難忘的，是我小學時候的女老師蔡芸芝先生。

現在回想起來，她那時有十八九歲，右嘴角邊有榆錢₁大小一塊黑痣。在我的記憶裡，她是一個溫柔和美麗的人。

她從來不打罵我們。僅僅有一次，她的教鞭₂好像要落下來，我用石板₃一迎，教鞭輕輕地敲在石板邊上，大夥笑了，她也笑了。我用兒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覺，她愛我們，並沒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孩子們是多麼善於觀察這一點啊！

在課外的時候，她教我們跳舞，我現在還記得她把我打扮成女孩子表演跳舞的情景。

在假日裡，她把我們帶到她的家裡和女朋友的家裡。在她的女朋友的園子裡，她還讓我們觀察蜜蜂；也是在那時候，我認識了蜂王，並且平生第一次吃了蜂蜜。

她愛詩，並且愛用歌唱的音調教我們讀詩。直到現在我還記得她讀詩的音調，還能背誦她教我們的詩：

圓天蓋著大海，
黑水托著孤舟，
也看不見山，
那天邊只有雲頭，
也看不見樹，

那水上只有海鷗……

今天想來，她對我的接近文學和愛好文學，是有著多麼有益的影響！

像這樣的老師，我們怎麼會不喜歡她，怎麼會不願意和她接近呢？我們見了她不由得就圍上去。即使她寫字的時候，我們也默默地看著她，連她握筆的姿勢都急於模仿。

有一件小事，我不知道還值不值得提它，但回想起來，在那時卻佔據過我的心靈。我父親那時候在軍閥₄部隊裡。好幾年沒有回來，我跟母親非常牽掛他，不知道他的死活。我的母親常常站在一張褪了色的神像面前焚起香來，把兩個有象徵記號的字條捲埋在香爐裡，然後磕了頭，抽出一個來蔔問₅吉凶。我雖不像母親那樣，也略略懂了些事。可是在孩子中，我的那些小「反對派們」，常常在我的耳邊猛喊：「哎喲喲，你爹回不來了喲，他吃了炮子兒。囉！」那時的我，真好像死了父親似的那麼悲傷。這時候蔡老師援助了我，批評了我的「反對派」們，還寫了一封信勸慰我，說我是「心清如水的學生」。一個老師排除孩子世界裡的一件小小的糾紛₇，是多麼平常；可是回想起來，那時候我卻覺得是給了我莫大的支持！在一個孩子的眼睛裡，他的老師是多麼慈愛，多麼公平，多麼偉大的人啊。

每逢放假的時候，我們就更不願離開她。我還記得，放假前我默默地站在她的身邊，看她收拾這樣那樣東西的情景。蔡老師！我不知道你當時是不是察覺，一個孩子站在那裡，對你是多麼的依戀！至於暑假，對於一個喜歡她的老師的孩子來說，又是多麼漫長！記得在一個夏季的夜裡，席子鋪在屋裡地上，旁邊點著蚊

香，我睡熟了。不知道睡了多久，也不知道是夜裡的甚麼時候，我忽然爬起來，迷迷糊糊地往外就走。

母親喊住我：「你要去幹甚麼？」

「找蔡老師……」我模模糊糊地回答。

「不是放暑假了麼？」

哦，我才醒了。看看那塊席子，我已經走出六七尺遠。母親把我拉回來，勸了一會兒，我才睡熟了。我是多麼想念我的蔡老師啊！至今回想起來，我還覺得這是我記憶中的珍寶之一。一個孩子的純真的心，就是那些在熱戀中的人們也難比啊！甚麼時候，我能再見一見我的蔡老師呢？

可惜我沒上初小，轉到縣立五小上學去了，從此，我就和蔡老師分別了。

注釋

1 榆錢：榆莢，形狀圓而小，像小銅錢。榆，【粵音】魚 jyu4，【國音】yú。

2 教鞭：教師講課時指示板書、圖片用的棍兒。

3 石板：文具，用薄的方形板巖製成，周圍鑲木框，用石筆在上面寫字。

4 軍閥：舊時擁有武裝部隊，割據一方，自成派系的人。閥，【粵音】乏 fat6，【國音】fá。

5 卜問：古代用龜等，後世用銅錢、牙牌等推斷禍福，包括打卦、起課等。卜，【粵音】(一) buk1，【國音】bū。

6 吃了炮子兒：指在戰場上死去了。

7 糾紛：爭執的事情。糾，【粵音】九 gau2，【國音】jiū。

中六級 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 (九)

竹林深處人家 黃蒙田

朋友請吃飯，有扁尖筍做的家常菜。朋友是江南人，吃到扁尖筍做菜原是意料得到的。不過卻因此引起我在江南鄉下作客的回憶。

那時正是春天，不，在竹農來說「明前三天雨後七日」採春筍的日子剛過，已經是近尾聲了。鄉下到處都晾著鹽扁尖筍，當地的朋友隨手抓了一把來招待我這個遠方的來客，就像吃糖食餅餌一類點心那樣，伴著當地剛收成的碧螺春¹湖²的茶來吃——我作客的地方正是碧螺春的故鄉。我從來沒有這樣吃扁尖筍，明白點說是除了做菜以外不曾嘗試過當作零食來吃。因為是在江南竹鄉，又因為新鮮，吃來鹹中略帶甜味，有一股鮮嫩的新筍氣味。這種風味，離開了江南竹鄉，是不能享受得到的。

說是竹鄉，並不是沒有別的植物，不過實在太少，而竹子之多，給你的印象似乎是，那裡除了竹，其他便甚麼植物都不存在了。其實不是沒有而是看不到。遠望去一連幾座山頭，從山麓³一直到山頂，不，從平地開始就全鋪著竹，一層又一層的，不但分不出竹枝、竹幹和竹葉，連房子、小徑和小橋流水都看不到，仿佛全被竹的海洋淹沒了。當一陣風吹過的時候，竹海上湧著暗浪，一浪推著一浪，一直湧到很遠，你很難知道那一片嫩青色和墨綠色的竹海有多深，只是你看竹浪的起伏和它的氣勢，就意味著它是非常深沉的。

我們沿著一條路邊是小溪的石子路深入竹海去。兩旁高大的竹林密得看不見底，把路的上空蓋著，此刻陽光猛烈，但是在這裡走過絲毫不感覺到，仿佛是在竹海的海底隧道裡走過。要不是當地的朋友帶路，恐怕很快就會迷途，因為在我看來，竹林裡的大路小徑以至竹樹都是差不多的，除了每根竹子有一個登記的號碼以外，路上又沒有標誌或街名。有時看到前面一叢像屏風一樣的竹擋著去路，心裡想已經到盡頭了，但是到得前面，那一叢竹忽然像機關佈景似的移開，我們的視線已經發現另一條山路讓出來，很有點「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味道。

穿過一處最密的竹海，我們便來到一處較高的竹塢⁴，在這裡可以越過先前路上的竹樹頂看到更遠、更高。舉目四顧，除了竹子，還是竹子。前面是一座接著一座山，但不可能看到山勢的綿延和一點泥土，也不可能看到竹塢深處那裡有缺口通到山背後去，因為大自然的本身和人們在上面勞動過的痕跡全給竹子蓋上，只能意味著竹子以外的東西存在，但你看到的只是竹子。和我一同去的是一位畫家，他說，在竹海面前，如果要我畫它，實在束手無策。你看，那樣密的竹林，簡直找不出一點層次，仿佛整個大自然就是竹林所構成。陪我們來的當地的朋友卻滿意地笑了，他不是從畫家的觀點去考慮問題，畫家的話只有說明了這裡的竹林旺盛，是名副其實的竹鄉，而這不正是意味著這裡的竹材和竹筍的豐收麼？這當然是好事情。他是以竹林為家的護林員，是專管栽種竹樹和保護竹林的。

在竹塢裡面對著遼闊的竹的海洋，看到整個世界都是綠色，除了近處的竹葉在微風中擺動發出沙沙的響聲，再也聽不到別的吵音。我心裡在想著，寧靜的竹海裡難道沒有人家？回過頭來，

發現山麓的竹林上出現了縷縷輕煙。那是霧還是山嵐？都不是，那是竹林深處人家的炊煙。那位當地朋友說，那裡有村莊，有人家，只是在竹海上面連一點痕跡也看不到，如果不是燒飯的時候，就連這一點炊煙也沒有。朋友，我們竹海裡的村莊可熱鬧呢。

於是我們便向深藏在竹海裡的山村進發。先前看到的炊煙輕繞竹林，仿佛就在不遠之處，但是從山塢上再鑽入竹海裡，越山澗，過竹橋，爬石路，比想像的要遠得多。後來逐漸的聽到雞鳴一類家畜的叫聲，知道山村近了，再後來又看見孩子們趕著山羊回來，我們已經踏在村莊的街道上了。在路邊，在空地上，在人家的門口，幾乎全晾著新鮮的筍乾，和曬著黃色帶著斑點的竹筴。竹鄉裡的竹材早就運到外地去支援經濟建設了，只有這兩樣東西留在鄉裡進行加工。

有一點我是猜到的，竹鄉裡的房子，是盡可能利用本地出產的竹材，棟樑是竹的，天棚是竹的，連板壁、地板、門窗也無一不是竹的。可是我卻沒有想到，家家戶戶用的，不論傢俱和器皿全都是竹造，或者說不曾想到用竹用得這樣徹底。這是走進任何一家人家首先得到的鮮明、突出的印象。放眼望去，凳子和椅子、檯子、涼床、碗櫥、衣櫃、茶几、搖籃、雞籠和兔籠，還有斗笠和各種用具，全部是各種竹子製成，甚至接山泉用的水管是竹子，穿的鞋子是竹筴所製。它們無須髹漆和借助木頭和釘子一類的材料，憑了民間工匠巧妙的手藝，便創造了這許多精美實用的傢具和用具，而不同的竹子形態、色彩和斑點又使它呈現著優美的裝飾花紋。過去我沒有處於這樣一個竹的世界的經歷，除了民間藝術展覽會的竹器部分以外。在這樣的人家裡，我呼吸到一種

濃郁的鄉土氣派和青春氣息，使人感覺到非常的舒適。就是在這家人家，主人從門外把晾在匾簍裡的鹽筍乾抓了一大把來招待我們的。用竹管從山澗接下來的「自來水」，從山上的竹林裡一直流到人家灶頭的鍋裡——用不完的便流到太湖裡去。沏一杯碧螺春，茶裡面有一股清香的新竹的氣息——事實上這裡連空氣也是充滿了竹的清香。這裡的人家流行用泉水和竹葉煎鍋巴湯。那種竹香加上飯焦香的氣味實在是你無法想像的美好。還有，新鮮的蠶豆鮮筍飯那種清香，那種鄉土氣息，同樣是你無法想像的。我想，在竹林深處人家，在到處是竹具的環境裡，再也沒有用山泉沏當地出產的碧螺春和吃新曬的尖筍乾更和諧更有情調的了。當然，要是能吃到蠶豆鮮筍飯和竹葉鍋巴湯，則此行的收穫，將會更加豐富。

我們正要離去，忽然傳來了女孩子們的歡笑聲。那聲音隱蔽在竹林深處，看不見人，聲音卻愈來愈近。後來她們終於撥開竹林出現了，原來是一群拾竹筴的女孩子回來吃晚飯了。朋友告訴我，今年竹和竹筍豐收，在他們來說這是預期的結果。還在去年黃梅天他們就加意栽培了，野草拔得一根不剩，落肥多，加上雨水好，嫩筍芽得到了充足的陽光和最好的養料，今年的竹便長多了，筍退的絕少，收成一旺，剝落下來的竹筴也就多了，姑娘們只好加倍地忙碌。

以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當我回憶起竹林深處，好像立刻就聞到了竹子發散出來的芳香，仿佛感覺到周圍都是一片柔和、寧靜的青綠。

中六級 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十)

雪 魯彥

美麗的雪花飛舞起來了，我已經有三年不曾見著它。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現在更遲一點，也曾見過雪。但那是遠處山頂的積雪，可不是飛舞著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的隨著雨點灑下來幾顆，沒有落到地面的時候。它的顏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像是雨點，並不會飛舞。一到地面，它立刻融成了水，沒有痕跡，也未嘗跳躍，也未嘗發出窸窣¹的聲音，像江浙一帶下雪子時的模樣。這樣的雪，在四十年來第一次看見它的老年的福建人，誠然能感到特別的意味，談得津津有味²，但在我，卻總覺得索然³。「福建下過雪」，我可沒有這樣想過。

我喜歡眼前飛舞著的上海的雪花。它才是「雪白」的白色，也才是花一樣的美麗。它好像比空氣還輕，並不從半空裡落下來，而是被空氣從地面捲起來的。然而它又像是活的生物，像夏天黃昏時候的成群的蚊蚋，像春天流蜜時期的蜜蜂，它的忙碌的飛翔，或上或下，或快或慢，或粘著人身，或擁入窗隙，仿佛自有它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它靜默無聲。但在它飛舞的時候，我們似乎聽見了千百萬人馬的呼號和腳步聲，大海的洶湧的波濤聲，森林的狂吼聲，有時又似乎聽見了情人的竊竊的密語聲，禮拜堂的平靜的晚禱聲，花園裡的歡樂的鳥歌聲……它所帶來的是陰沉與嚴寒。但在它的飛舞的姿態中，我們看見了慈善的母親，柔和的情人，活潑的孩子，微笑的花，溫暖的太陽，靜默的晚霞……它沒

有氣息。但當它撲到我們面上的時候，我們似乎聞到了曠野間鮮潔的空氣的氣息，山谷中幽雅的蘭花的氣息，花園裡濃鬱的玫瑰的氣息，清淡的茉莉花的氣息……在白天，它做出千百種婀娜的姿態；夜間，它發出銀色的光輝，照耀著我們行路的人，又在我們的玻璃窗上窸窸地⁴繪就了各式各樣的花卉和樹木，斜的，直的，彎的，倒的。還有那河流，那天上的雲……

現在，美麗的雪花飛舞了。我喜歡，我已經有二年不曾見著它。我的喜歡有如四十年來第一次看見它的老年的福建人。但是，和老年的福建人一樣，我回想著過去下雪時候的生活，現在的喜悅就像這鑽進窗隙落到我桌上的雪花似的，漸漸融化，而且立刻消失了。

記得某年在北京，一個朋友的寓所裡，圍著火爐，煮著全中國最好的白菜和麵，喝著酒，剝著花生，談笑得幾乎忘記了身在異鄉；吃得滿面通紅，兩個人一路唱著，一路踏著吱吱地叫著的雪，踉蹌地從東長安街的起頭踱到西長安街的盡頭，又忘記了正是異鄉最寒冷的時候。這樣的生活，和今天的一比，不禁使我感到惘然。上海的朋友們都像在工廠裡的機器，忙碌得一刻沒有休息；而在下雪的今天，他們又叫我一個人看守著永不會有人或電話來訪問的房子。這是多麼孤單，寂寞，乏味的生活。

「沒有意思！」我聽見過去的我對今天的我這樣說了。正像我在福建的時候，對四十年來第一次看見雪的老年的福建人所說的一樣。

但是，另一個我出現了。他是足以對看過去的北京的我射出

驕傲的眼光來的我。這個我，某年在南京下雪的時候，曾經有過更快活的生活：雪落得很厚，蓋住了一切的田野和道路。我和我的愛人在一片荒野中走著。我們辨別不出路徑來，也並沒有終止的目的。我們只讓我們的腳歡喜怎樣就怎樣。我們的腳常常歡喜踏在最深的溝裡。我們未嘗感到這是曠野，這是下雪的時節。我們仿佛是在花園裡，路是平坦的，而且是柔軟的。我們未嘗覺得一點寒冷，因為我們的心是熱的。

「沒有意思！」我聽見在南京的我對在北京的我這樣說了。正像在北京的我對著今天的我所說的一樣，也正像在福建的我對著四十年來第一次看見雪的老年人的福建人所說的一樣。

然而，我還有一個更可驕傲的我在呢。這個我，是有過更快活的生活的，在故鄉：冬天的早晨，當我從被窩裡伸出頭來，感覺到特別的寒冷，隔著蚊帳望見天窗特別的陰暗，我就首先知道外面下了雪了。「雪落啦白洋洋，老虎拖娘娘……」這是我躺在被窩裡反復地唱著的歡迎雪的歌。別的早晨，照例是母親和姊姊先起床，等她們煮熟了飯，拿了火爐來，代我烘暖了衣褲鞋襪，才肯鑽出被窩，但是在下雪天，我就有了最大的勇氣。我不需要火爐，雪就是我的火爐。我把它攥成了團，捧著，丟著。我把它堆成了一個和尚，在它的口裡，插上一支香煙。我把它當做糖，放在口裡。地上厚的積雪，是我的地氈，我在它上面打著滾，翻著筋斗。它在我的底下發出嗤嗤的笑聲，我在它上面哈哈的回答著。我的心是和它合一的。我和它一樣的柔和，和它一樣的潔白。我同它到處跳躍，我同它到處飛跑著。我站在屋外，我願意它把我造成一個雪和尚，我躺在地上願意它像母親似的在我身上蓋下柔軟的美麗的被窩。我願意隨著它在空中飛舞。我願意隨著它落

在人的肩上。我願意雪就是我，我就是雪。我年青。我有勇氣。我有最寶貴的生命力。我不知道憂慮，不知道苦惱和悲哀……

「沒有意思！你這老年人！」我聽見幼年的我對著過去的那些我這樣說了。正如過去的那些我驕傲地對別個所說的一樣。

不錯，一切的雪天的生活和幼年的雪天的生活一比，過去和現在的喜悅是像這鑽進窗隙落到我桌上的雪花一樣，漸漸融化，而且立刻消失了。

然而對著這時穿著一襲破單衣，站在屋角裡發抖的或竟至於僵死在雪地上的窮人，則我的幼年時候快樂的雪天生活的意義，又如何呢？這個他對著這個我，不也在說著「沒有意思！」的話嗎？

而這個死有完膚的他，對著這時正在零度以下的長城下，捧著凍結了的機關槍，即將被炮彈打成雪片似的兵士，則其意義又將怎樣呢？「沒有意思！」這句話，該是誰說呢？

天呵，我們能再想了。人間的歡樂無平衡，人間的苦惱亦無邊限。世界無終極之點，人類亦無末日之時。我既生為今日的我，為甚麼要追求或留念今日的我以外的我呢？今日的我雖說是寂寞地孤單地看守著永沒有人或電話來訪問的房子，但既可以安逸地躲在房子裡烤著火，避免風雪的寒冷；又可以隔著玻璃，詩人一般的靜默地鑒賞著雪花飛舞的美的世界，不也是足以自滿的嗎？

抓住現實。只有現實是最寶貴的。

眼前雪花飛舞著的世界，就是最現實的現實。

看呵！美麗的雪花在飛舞著呢。這就是我三年來相思著而不能見到的雪花。

我的空中樓閣 李樂薇

山如眉黛¹，小屋恰似眉梢的痣一點。

十分清新，十分自然，我的小屋玲瓏地立於山脊一個柔和的角度上。

世界上有很多已經很美的東西，還需要一些點綴，山也是。小屋的出現，點破了山的寂寞，好比一望無際的水面飄過一片風帆，遼闊無邊的天空掠過一隻飛雁，是單純的底色上一點靈動的色彩，是山川美景中的一點生氣，一點情調。

小屋點綴了山，甚麼來點綴小屋呢？那是樹！

山上有一片純綠色的無花樹；花是美麗的，樹的美麗也不遜於花。花好比人的面龐，樹好比人的姿態。樹的美在於姿勢的清健或挺拔、苗條和婀娜，在於活力，在於精神！

有了這許多樹，小屋就有了許多特點。樹總是輕輕搖動著。樹的動，顯出小屋的靜；樹的高大，顯出小屋的小巧；而小屋別致出色，乃是由於滿山皆樹，為小屋佈置了一個美妙的綠的背景。

小屋後面有一棵高過屋頂的大樹，細而密的枝葉伸展在小屋的上面，美而濃的樹蔭把小屋籠罩起來。這棵樹使小屋給予人另一種印象，使小屋顯得含蓄而有風度。

換個角度，近看改為遠觀，小屋卻又變換位置，出現在另一些樹的上面，這個角度是遠遠地站在山下看。首先看到的是小屋前面的樹，那些樹把小屋遮掩了，只在樹與樹之間露出一些建築的線條，一角活潑翹起的屋簷，一排整齊的圖案式的屋瓦。一片藍，那是牆；一片白，那是窗。我的小屋在樹與樹之間若隱若現，凌空而起，姿態翩然。本質上，它是一幢房屋；形勢上，卻像鳥一樣，蝶一樣，憩於枝頭，輕靈而自由！

小屋之小，是受了土地的限制。論「領土」，只有限的一點。在有限的土地上，房屋比土地小，花園比房屋小，花園中的路又比花園小，這條小路是我袖珍型的花園大道。和「領土」相對的是「領空」，論「領空」卻又是無限的，足以舉目千里，足以俯仰天地，左顧有山外青山，右盼有綠野阡陌。適於心靈散步，眼睛旅行，也就是古人說的遊目騁懷²。這個無限的「領空」，是我開放性的院子。

有形的圍牆圍住一些花，有紫藤、月季、喇叭花、聖誕紅之類。天地相連的那一道弧線，是另一重無形的圍牆，也圍住一些花，那些花有朵狀有片狀，有紅，有白，有絢爛，也有飄落。也許那是上帝玩賞的牡丹或芍藥，我們叫它雲或霞。

空氣在山上特別清新，清新的空氣使我覺得呼吸的是香！

光線以明亮為好，小屋的光線是明亮的，因為屋雖小，窗很多。例外的只有破曉或入暮，那時山上只有一片微光，一片柔靜，一片寧謐³。小屋在山的懷抱中，猶如在花蕊中一般，慢慢地花蕊綻開了一些，好像群山後退了一些。山是不動的，那是光線加強

了，是早晨來到了山中。當花瓣微微收攏，那就是夜晚來臨了。小屋的光線既高於科學的時間性，也高於浪漫的文學性。

山上的環境是獨立的，安靜的。身在小屋享受著人間的清福，享受著充足的睡眠，以及一天一個美夢。

出入的環境要道，是一條類似蘇花公路⁴的山路，一邊傍山，一邊面臨稻浪起伏的綠海和那高高的山坡。山路和山坡不便於行車，然而便於我行走。我出外，小屋是我快樂的起點；我歸來，小屋是我幸福的終站。往返於快樂與幸福之間，哪兒還有不好走的路呢？我只覺得出外時身輕如飛，山路自動地後退；歸來時帶幾分雀躍的心情，一跳一跳就跳過了那些山坡。我替山坡起了個名字，叫幸福的階梯，山路被我喚做空中走廊！

我把一切應用的東西當做藝術，我在生活中的第一件藝術品——就是小屋。白天它是清晰的，夜晚它是朦朧的。每個夜幕深重的晚上，山下亮起燦爛的萬家燈火，山上閃出疏落的燈光。山下的燈把黑暗照亮了，山上的燈把黑暗照淡了，淡如煙，淡如霧，山也虛無，樹也縹緲⁵。小屋迷於霧失樓台⁶的情景中，它不再是清晰的小屋，而是煙霧之中、星點之下、月影之側的空中樓閣！

這座空中樓閣佔了地利，可以省去許多室內設計和其他的裝飾。

雖不養鳥，每天早晨有鳥語盈耳。
無需掛畫，門外有幅巨畫——名叫自然。

注釋

- 1 眉黛：黛，青黑色的顏料。古代女子用黛畫眉，所以稱眉為眉黛。黛，【粵音】代 doi6，【國音】dài。
- 2 遊目騁懷：放開眼睛，使人開懷。騁，【粵音】請 cing2，【國音】chōng。
- 3 寧謐：安靜。謐，【粵音】物 mat6，【國音】mì。
- 4 蘇花公路：台灣東部蘇澳至花蓮的公路，沿途多懸崖峭壁，下臨太平洋。
- 5 縹緲：形容隱隱約約，若有若無。
- 6 霧失樓台：這裡化用了北宋詞人秦觀的《踏莎行》中的「霧失樓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

中六級 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 (十二)

黃河一掬 余光中

廂型車終於在大壩上停定，大家陸續跳下車來。還未及看清河水的流勢，臉上忽感微微刺麻，風沙早已刷過來了。沒遮沒攔的長風挾著細沙，像一陣小規模的沙塵暴，在華北大平原上捲地颳來，不冷，但是挺欺負人，使胸臆發緊。我存¹和幼珊²都把自己裹得密密實實，火紅的風衣牽動了荒曠的河景。我也戴著扁呢帽，把絨襖的拉鏈直拉到喉核。一行八九個人，跟著永波、建輝、周暉，向大壩下面的河岸走去。

這是臨別濟南³的前一天上午，山東大學安排帶我們來看黃河。車沿著二環東路一直駛來，做主人的見我神情熱切，問題不絕，不願掃客人的興，也不想縱容我期待太奢，只平實地回答，最後補了一句：「水色有點渾，水勢倒還不小。不過去年斷流了一百多天，不會太壯觀。」

這些話我也聽說過，心裡已有準備。現在當場便見分曉，再提警告，就像孩子回家，已到門口，卻聽鄰人說，這些年你媽媽病了，瘦了，幾乎要認不得了，總還是難受的。

天高地迴，河景完全敞開，觸目空廓⁴而寂寥，幾乎甚麼也沒有。河面不算很闊，最多五百米吧，可是兩岸的沙地都很寬坦，平面就延伸得倍加寬遠⁵，似乎再也勾不到邊。昊天⁶和洪水的接縫處，一線蒼蒼像是麥田，後面像是新造的白楊樹林。此外，除了漠漠的天穹，下面是無邊無際無可奈何的低調土黃，河水是土黃裡帶一點赭⁷，調得不很勻稱，沙地是稻草黃帶一點灰，泥多則

暗，沙多則淺，上面是淺黃或發白的枯草。

「河面怎麼不很規則？」我轉問建輝。

「黃河從西邊來，」建輝說。「到這裡朝北一個大轉彎。」這才看出，黃浪滔滔，遠來的這條渾龍一扭腰身，轉出了一個大銳角⁸，對岸變成了一個半島，島尖正對著我們。回頭再望此岸的堤壩，已經落在遠處，像瓦灰色的一長段城垣。更遠處，在對岸的一線青意後面，隆起一脈山影，狀如壓扁了的英文大寫字母 M，又像半浮在水面的象背。那形狀我一眼就認出來了，無須向陪我的主人求證。我指給我存看。

「你確定是鵲山⁹嗎？」我存將信將疑。

「當然是的，」我笑道。「正是趙孟頫¹⁰的名畫《鵲華秋色》裡，左邊的那座鵲山。曾繁仁校長帶我們去淄博¹¹，出濟南不久，高速公路右邊先出現華山¹²，尖得像一座翠綠的金字塔，接著再出現的就是鵲山。一剛一柔，無端端在平地聳起，令人難忘。從淄博回來，又出現在左邊。可惜不能停下來細看。」

周暉走過來，證實了我的指認。

「徐志摩¹³那年空難，」我又說，「飛機叫濟南號，果然在濟南附近出事，太巧合了。不過撞的不是泰山，是開山，在黨家莊。你們知道在哪裡嗎？」

「我倒不清楚。」建輝說。

我指著遠處的鵲山說：「就在鵲山的背後。」又回頭對建輝說：「這裡離河水還是太遠，再走近些好嗎？我想摸一下河水。」

於是永波和建輝領路，沿著一大片麥苗田，帶著眾人在泥濘的窄埂¹⁴上，一腳高一腳低，向最低的近水處走去。終於夠低了，也夠近了。但沙泥也更濕軟，我虛踩在浮土和枯草上，就探身要去摸水，大家在背後叫小心。岌岌加上翼翼¹⁵，我的手終於半伸

進黃河。

一剎那，我的熱血觸到了黃河的體溫，涼涼地，令人興奮。古老的黃河，從史前的洪荒¹⁶裡已經失蹤的星宿海¹⁷裡四千六百里，繞河套¹⁸、撞龍門¹⁹、過英雄進進出出的潼關²⁰一路朝山東奔來，從斛律金的牧歌²¹李白的樂府²²裡日夜流來，你飲過多少英雄的血難民的淚，改過多少次道啊發過多少次泛濫²³，二十四史²⁴，哪一頁沒有你濁浪的回聲？幾曾見天下太平啊讓河水終於澄清²⁵？流到我手邊你已經奔波了幾億年了，那麼長的生命我不過觸到你一息的脈搏。無論我握得有多緊你都會從我的拳裡掙脫。就算如此吧這一瞬我已經等了七十幾年了絕對值得。不到黃河心不死，到了黃河又如何？又如何呢？至少我指隙曾流過黃河。

至少我已經拜過了黃河，黃河也終於親認過我。在詩裡文裡我高呼低喚他不知多少遍，在山大²⁶演講時我朗誦那首《民歌》，等到第二遍五百聽眾就齊聲來和我：

傳說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黃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從青海到黃海
風也聽見
沙也聽見

我高呼一聲「風」，五百張口的肺活量忽然爆發，合力應一聲「也聽見」。我再呼「沙」，五百管喉再合應一聲「也聽見」。全場就在熱血的呼應中結束。

華夏子孫對黃河的感情，正如胎記一般地不可磨滅。流沙河²⁷寫信告訴我，他坐火車過黃河讀我的《黃河》一詩，十分感動，奇怪我沒見過黃河怎麼寫得出來。其實這是胎裡帶來的，從《詩經》²⁸到劉鶚²⁹，那一句不是黃河奶出來的？黃河斷流，就等於中

國斷奶。山大副校長徐顯明在席間痛陳國情，說他每次過黃河大橋都不禁要流淚。這話簡直有《世說新語》³⁰的慷慨，我完全懂得。龔自珍³¹《己亥雜詩》³²不也說過麼：

亦是今生未曾有
滿襟清淚渡黃河³³

他的情人靈簫怕龔自珍耽於兒女情長，甚至用黃河來激勵鬚眉：

為恐劉郎英氣盡
卷簾梳洗望黃河³⁴

想到這裡，我從衣袋裡掏出一張自己的名片，對著滾滾東去的黃河低頭默禱了一陣，右手一揚，雪白的名片一番飄舞，就被起伏的浪頭接去了。大家齊望著我，似乎不覺得這僭妄³⁵的一投有何不妥，反而縱容地讚許笑呼。我存和幼珊也相繼來水邊探求黃河的浸禮³⁶。看到女兒認真地伸手入河，想起她那麼大了做爸爸的才有機會帶她來認河，想當年做爸爸的告別這一片後土³⁷只有她今日一半的年紀，我的眼睛就濕了。

回到車上，大家忙著拭去鞋底的濕泥。我默默，只覺得不忍。翌晨山大的友人去機場送別，我就穿著泥鞋登機。回到高雄，我才把乾土刮盡，珍藏在一隻名片盒裡。從此每到深夜，書房裡就傳出隱隱的水聲。

注釋

- 1 我存：范我存，余光中的妻子。
- 2 幼珊：余幼珊，余光中二女。

在那顆星子下——記我的中學時代 舒婷

母校的門口是一條筆直的柏油馬路，兩旁鳳凰木交錯成蔭。夏天，海風掙扎下許多花瓣，讓人不忍一步步踩下。我的中學時代就像籠在這一陣花雨紅殷殷的夢中。

我哭過、惱過，在學校的合唱隊領唱過，在惡作劇之後笑得喘不過氣來。等我進入中年回想這種種，卻有一件小事，像一隻小鈴，輕輕地然而分外清晰地，在記憶中搖響。

初一年級，我們有那麼多學科，只要把功課表上所有的課程加起來就夠嚇人的，有 11 門課。當然，包括體育和週會。僅那個繃開線的大書包，就把我們勒得跟登山運動員那樣善於負重。我私下又加了近 10 門課：看電影、讀小說、釣魚、爬樹……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把讀書當玩耍，還是把玩耍當作讀書。

學校規定，除了週末晚上，學生不許看電影，可我不管這些。我大搖大擺地屢屢犯規，竟沒有一次被當場逮住。

英語期末考試前夕，是個星期天的晚上，我夥同另外三個女同學去看當時極為轟動的《五朵金花》。我們啞著冰棍兒東張西望，一望望見了我們的英語老師和她的男朋友。他們在找座位。我努力推測她到底看見了我們沒有，因為她的臉那麼紅，紅得那麼好看，她身後的那位男老師(毫無根據地，我認定他也教英語)比我們的班主任辜老師長得還神氣。

電影還沒散場，我身邊的三個座位一個接一個地空了。我的三個「同謀犯」或者由於考試的威脅，或者由於良心的譴責，把

決心堅持到底的我摺，在一片惴惴然的黑暗之中。

在出口處，我和林老師悄悄對望了一眼。

第二天我一覺醒來，天已大亮。老外婆捨不得開電燈，守著一盞燃小了的油燈打瞌睡，卻不忍叫醒我起來早讀。我跌足，大呼，只好一路長跑，跨進教室時，幸好離上課時間還有 10 分鐘。

翻開書，眼前就像在最擁擠的中山路上騎車，腦子即刻作出判斷，哪兒人多，哪兒有空檔可以穿行，自然而然便有了選擇。我先複習狀語、定語、謂語這些最枯燥的難點，然後是背單詞。上課鈴聲響了，b-e-a-u-t-i-f-u-l, beautiful, 美麗的。「起立！」「坐下。」趕快！再背一下。老師講的話都沒聽見，全班至少有一半人嘴裡像我一樣嘰哩咕嚕。

考卷一發下，我發瘋似地趕著寫，趁剛才從書本上複印到腦子裡的字母還新鮮，便把它們像活潑的鴨群全攆到試卷上。這期間，林老師在我身旁走動的次數比往常多，停留的時間似乎格外長。

成績發下來了，你猜多少分？113 分！真的，附加兩題，每題 10 分，我全做出來了。雖然 beautiful 這個單詞還是錯了，被狠狠地扣了 7 分，但從此，我也把這個「叛逃」的單詞狠狠揪住了。

那一天，別提走路時我的膝蓋抬得有多高。

慢！

這一天是試卷講評。我那林老師先把我一通誇，然後要我到黑板上示範，只答一題，我便像根木樁戳在講台邊不動了。她微笑著，驚訝地，仿佛真不明白似的，在 50 雙眼睛前面，把我剛剛得的全班第 1 名的考卷，重新逐題考過。你猜，重打的分數是多少？47 分！

放學後，林老師在教室門口等我，遞給我成績單。我偷眼一

看，英語一欄上，仍然是叫人不敢正視的「優」。

她說：「你的強記能力，連我也自歎不如。以前，我在這方面也是很受我的老師稱讚的。」沉默了一會兒，只聽見一群相思鳥在教室外的老榕樹上幸災樂禍¹²。她又說：

「但要是你總這麼糟蹋它，有一天，它也會疲累的。那時，你的腦子裡還剩了些甚麼？」

就是在那條林蔭道上，老師纖細的手沉甸甸地擱在我瘦小的肩上。她送我到公園那個拐彎處，我不禁回頭深深望了她一眼。這時，夜空的星星正在她的身後閃爍，她自己也就成了一顆最亮的星星。在我記憶的銀河裡，我的老師。

注釋

- 1 捋：用手指順著抹過去，使物體順溜或乾淨。捋，【粵音】劣 lyut3，【國音】lp。
- 2 大搖大擺：形容走路挺神氣、滿不在乎的樣子。
- 3 屢屢：屢次，多次。屢，【粵音】旅 lei5，【國音】lp。
- 4 夥同：跟別人合在一起（做事）。
- 5 啞：仔細辨別（滋味）。啞，【粵音】砸 zaap3，【國音】zǎ。
- 6 譴責：責備，嚴正申斥。
- 7 撻：拋，扔。撻，【粵音】略 loek6，【國音】liào。
- 8 惴惴然：恐懼不安的樣子。惴，【粵音】最 zeoi3，【國音】zhuì。
- 9 跌足：因憤怒、著急而提起腳連連用力踏地。
- 10 攆：驅逐，趕走。攆，【粵音】連的陽上聲 lin5，【國音】niǎn。
- 11 戳：豎立，站。戳，【粵音】桌 coek3，【國音】chuō。
- 12 幸災樂禍：別人遭到災禍時自己心裡高興。

中六級 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 (十四)

珍惜青春生命 陳耀南

「世界美好，而我們年青。」

這原先不是本文的題目。這是幾年前一份學生刊物上的文章題目。一句話，洋溢著喜樂歡欣，充滿了豪情勝慨！

可惜，近些時候，卻有如許芳華正茂的朋友，一時想不開，就毀滅了年青的自己，放棄了美好的世界！

世界確然是美好的。縱然有短暫的陰風濁浪，過後又還是藍天白雲；即使這個角落有暴雨驚雷，那邊廂還是鳥語花香。只要你肯拓闊空間，只要你有時間。

青少年最可羨慕的，便是：有的是時間。青少年有的是無限空間。一切都可以從頭開始，只要大家不輕言放棄，只要大家知道：其實輸得起。——咬著牙，跳過了一道壕溝，你又進佔了一塊新地。咬著牙，攀過了一處山坡，你又登上了更高的山巒。「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苦難鍛鍊得我們更堅強，挑戰增益了我們的才具，熬過了窮山盡水，便有更絢麗的姹紫嫣紅。生命，特別是有無限可能的青春生命，不是無比珍貴嗎？

有人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但是，男歡女愛，就是唯一的愛情嗎？幾許痴心人自尋短見了，負心人還不是同樣歡笑下去？何況，我們又怎知道，更好的人、更適合的人，不還在前面？

所以，「世界美好，而我們年青」；請不要輕言放棄！

中六級 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 (十五)

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 蘇軾

三月七日¹沙湖²道中遇雨。雨具³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⁴且徐行。竹杖芒鞋⁵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⁶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⁷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注釋

- 1 三月七日：指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的三月七日。
- 2 沙湖：在湖北黃岡東南15公里處，又名螺師店。
- 3 雨具：這裡指拿雨傘的僕人。
- 4 吟嘯：吟唱長嘯，表現泰然自若的情態。
- 5 芒鞋：芒，指芒草，葉細長而尖，莖葉可編製鞋。草鞋。
- 6 料峭：形容微寒。峭，【粵音】ciu3，【國音】qiào。
- 7 山頭斜照：指偏西的陽光，從山頭上照了下來。

中六級 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 (十六)

藤野先生 魯迅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¹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鑒²，宛如小姑娘的發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致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裡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裡面的幾間洋房裡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鬥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³，寫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卻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⁴朱舜水⁵先生客死⁶的地方。仙台是一個市鎮，並不大；冬天冷得利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稀為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繫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為「膠菜」；福建野生著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⁷「龍舌蘭」。我到仙台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裡的，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卻還多，後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

但一位先生卻以為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裡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難卻，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於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嚥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⁸。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鬚，戴著眼鏡，挾著一疊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台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⁹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做藤野嚴九郎的……。」

後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他接著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於這一門學問的著作。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並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後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¹⁰頗為熟悉的了。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糊¹¹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裡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過了一個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其時正在研究著頭骨，後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誌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嗎？」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並且說，

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吃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末，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裡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著，向我和藹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麼樣的，我們沒法改換它。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著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著，心裡卻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於實在的情形，我心裡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後，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¹²。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麼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歎息道，「總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裡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卻只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

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托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託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¹³，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裡卻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我這才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為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為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泄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¹⁴幹事託辭¹⁵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於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卻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托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著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裡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裡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

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彩，——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¹⁶。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台。他的臉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淒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甚麼大幫助。」他歎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裏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著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仙台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為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卻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¹⁷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裡和心裡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

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¹⁸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注釋

- 1 緋紅：鮮紅。緋，【粵音】飛 fei1，【國音】fēi。
- 2 油光可鑒：鑒，原意指鏡子，這裡作動詞。這裡是說頭髮上擦油，梳得很光亮，可以當鏡子照。鑒，【粵音】監 gaam3，【國音】jiàn。
- 3 驛站：古代供傳遞政府文書的人中途更換馬匹或休息、住宿的地方。驛，【粵音】亦 jik6，【國音】yì。
- 4 遺民：指改朝換代後仍然效忠前一朝代的人，也泛指大亂後遺留下來的人民。
- 5 朱舜水：(1600—1682)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他忠於明朝，反抗清朝，後逃亡日本講學，最後在日本逝世。舜，【粵音】迅 seon3，【國音】shùn。
- 6 客死：死在他鄉或外國。
- 7 美其名曰：(把不美的事物)美化他的名字叫。
- 8 講義：這裡指講課的內容。
- 9 頓挫：(語調、音律等)停頓轉折。挫，【粵音】錯 co3，【國音】cuò。

工作的大小 鄒韜奮

工作有沒有大小的分別？就一般的觀念說，工作似乎是有大小的分別。我們很容易想到大人物做大事，尋常人做小事。這種觀念裡面，也許含有個人的虛榮心的成分，雖則沒有人肯這樣坦白地承認。但是有的人要想做大事，不滿意於做小事，不一定出於個人的虛榮心，也許是出於很好的動機，希望由此對於社會有較大的貢獻；依他看起來，大事的貢獻較大，小事的貢獻較小，因為要對社會有較大的貢獻，所以不願做小事，只想做大事。這個動機當然是很可嘉¹的。我們當然希望社會上人人都有較大的貢獻，於是對於能夠有較大貢獻於社會的人們，特別歡迎。

不過甚麼樣的事可算做大？甚麼樣的事只能算小？甚麼樣的貢獻可算做大？甚麼樣的貢獻只能算小？這卻是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易有一致的見解。

譬如在軍界做事，就一般人看來，也許要覺得做大將是比做小卒的事大。但是我覺得做丟盡了臉的不抵抗的大將，眼巴巴地望著民族敵人今天把我們的民族生命割一刀，明天把我們的民族生命刺一槍，而不能盡一點軍人衛國的天職，做這樣的不要臉的大將，實在還不如做十九路軍淞滬抗戰²時的一個小卒。在這樣的場合，一個小卒的工作對於國家民族的貢獻反而大，一個大將的貢獻不但是小，而且等於零！

也許你要駁我，說對民族敵人不抵抗的不要臉的大將，當然是太不要臉，對國家民族不能有甚麼的貢獻，這誠然³是沒錯，但

是如做了真能抗敵衛國的大將，那便有了較大的貢獻了。這樣看來，大將的工作仍然是比小卒的工作大，大將的貢獻仍然是比小卒的貢獻大。

我承認這話確有一部分的理由，不過我們要知道一個軍隊要能作戰，倘若全軍隊都是大將，人人都做指揮官，這戰事是無法進行的；反過來說，倘若全軍隊都是小卒，如同一盤散沙，沒有人指揮或領導，那末這戰事也是無法進行的。所以在抗敵衛國的大目標下，大將和小卒在與敵作戰的軍隊裡雖各有其機能，但是同有貢獻於國家民族是一樣的，在本質上，工作的大與小，貢獻的大與小，原來就沒有甚麼分別的。硬看做工作有大小，貢獻有大小，這只是流俗⁴的看法罷了。

宜於做大將的材料，我們贊成他做大將；宜於做小卒的材料，我們也贊成他做小卒。從本質上看來都沒有甚麼大小高低之分，我們所要問的只是他們為著甚麼做。

注釋

- 1 可嘉：值得讚許。
- 2 淞滬抗戰：即淞滬會戰，是 1937 年 8 月 13 日至 11 月 12 日中國軍隊抗擊侵華日軍進攻上海的戰役，又稱作「『八一三』淞滬戰役」。淞，【粵音】鬆 sung1，【國音】sōng。滬，【粵音】戶 wu6，【國音】hù。
- 3 誠然：固然（引起下文轉折）。
- 4 流俗：一般的風俗習慣（含貶義）。

以畫為喻 葉紹鈞

咱們畫圖，有時候為的實用。編撰關於動物植物的書籍，要讓讀者明白動物植物外面的形態跟內部的構造，就得畫種種動物植物的圖。修建一所房屋或者佈置一個花園，要讓住在別地的朋友知道房屋花園是怎麼個光景，就得畫關於這所房屋這個花園的圖。這類的圖，繪畫的動機都在實用。讀者看了，明白了；住在別地的朋友看了，知道了，就完成了它的功能。

這類圖決不能隨便亂畫。首先須把畫的東西看得明白，認得確切。譬如畫貓罷，牠的耳朵怎麼樣，牠的眼睛怎麼樣，你如果沒有看得明白，認得確切，怎麼能下手？隨便畫上豬的耳朵，馬的眼睛，那是個怪東西，決不是貓；人家看了那怪東西的圖，決不能明白貓是怎樣的動物。所以，要畫貓先得認清貓。其次，還得練成熟習的手腕¹，心裡想畫貓，手上就得畫成一隻貓。像貓這種動物，咱們中間誰還沒有認清？可是咱們不能個個人都畫得成一隻貓；畫不成的原因，就在乎熟習的手腕沒有練成。明知道貓的耳朵是怎樣的，眼睛是怎樣的，可是手不應心，畫出來的跟知道的不相一致，這就成了豬的耳朵，馬的眼睛，或者甚麼也不像了。所以，要畫貓又得練成從心所欲的手段。

咱們畫圖，有時候並不為實用。看見一個鄉下老頭兒，覺得他的軀幹，他的面部的器官，他的蓬鬆的頭髮跟鬍子，線條都非常之美，配合起來是一個美的和諧，咱們要把那美的和諧表現出來，就動手畫那個老頭兒的像。走到一處地方，看見三棵老柏樹，

那高高向上的氣派，那倔強矯健²的姿態，那蒼然藹然的顏色，都仿佛是超然不群³的人格象徵；咱們要把這一點感興表現出來，就動手畫那三棵老柏樹的圖。這類的圖，繪畫的動機不為實用，可以說無所為；但也可以說有所為，為的是表出咱們所見到的一點東西，從鄉下老頭兒跟三棵老柏樹所見到的一點東西——是「美的和諧」、「仿佛是超然不群的人格象徵」。

這類的圖也不能隨便亂畫。第一，見到須是真切的見到。人家說那個鄉下老頭兒很美，你自己不加辨認，也就跟著說那個鄉下老頭兒很美，這就不是真切的見到。人家都畫柏樹，以為柏樹的挺拔之概值得畫，你就跟著畫柏樹，以為柏樹的挺拔之概值得畫，這就不是真切的見到。見到不真切，實際就是無所見，無所見可是也要畫，結果只畫了個鄉下老頭兒，畫不出那「美的和諧」來；只畫了三棵老柏樹，畫不出那「仿佛是超然不群的人格象徵」來。必須要把整個的心跟事物相對，又把整個的心深入事物之中，不僅認識它的表面，並且透達它的精蘊，才能夠真切的見到些甚麼。有了這種真切的見到，咱們的圖才有了根本，才真個值得動起手來。第二，咱們的圖既以咱們所見到的一點東西為根本，就跟前一類的圖有了不同之處：前一類的圖只須見甚麼畫甚麼，畫得準確就算盡了能事；這一類的圖為要表示咱們所見到的一點東西，就得以此為中心，對材料加一番選擇取捨的工夫。這種工夫如果做得不到家，那麼，雖然確有見到，也還不成一幅好圖。那老頭兒的一把鬍子，工細的畫來，不如粗粗的幾筆來得好；那三棵老柏樹交結著的桠枝，照樣的畫來，不如刪去了來得好；這樣的考慮就是所謂選擇取捨的工夫。做這種工夫有個標準，就是咱們所見到的一點東西。跟這一點東西沒有關係的，完全不要；足以表出這一點東西的，不容放棄；有時為了要增加表出的效果，

還得以意創造。而這種工夫的到家不到家，關係於所見的真切不真切；所見愈真切，選擇取舍愈有把握，有時幾乎可以做到無所容心的境界。第三，跟前邊說的一樣，得練成熟習的手腕。所見在心，表出在手腕，手腕不熟習，根本就畫不成圖，更不用說好圖。這個很明白，無須多說。

以上兩類圖，次序有先後，程度有深淺。如果畫一件東西不會畫得像，畫得準確，怎麼能在一幅畫中表出咱們所見到的一點東西？必須能畫前一類圖，才可以畫後一類圖。這就是次序有先後。前一類圖只憑外界的事物，認得清楚，手腕又熟，就成。後一類圖也憑外界的事物，可是根本卻是咱們內心之所見；憑這一點，它才成為藝術。這就是程度有深淺。這兩類圖咱們都要畫，看動機如何而定。咱們要記載物象⁴，就畫前一類圖；咱們要表出感興，就畫後一類圖。

我的題目「以畫為喻」，就是借圖畫的情形，來比喻文字。前一類圖好比普通文字，後一類圖好比文藝。普通文字跟文藝，咱們都要寫，看動機如何而定。為應付實際需要，咱們得寫普通文字；如果咱們有感興，有真切的見到，就得寫文藝。普通文字跟文藝次序有先後，程度有深淺。寫不出普通文字的人決寫不成文藝；文藝跟普通文字原來是同類的東西，不過多了一點咱們內心之所見。至於熟習的手腕，兩方面同樣重要；手腕不熟，普通文字跟文藝都寫不好。手腕要怎樣才算熟？要讓手跟心相應，自由驅遣語言文字，想寫個甚麼，筆下就寫得出個甚麼，這才算是熟。我的話即此為止。

注釋

- 1 手腕：這裡指技術。
- 2 矯健：強壯有力。
- 3 超然不群：超脫於世俗之外，不與眾人合群。
- 4 物象：物體的形象。

論氣節 朱自清

氣節是我國固有的道德標準，現代還用著這個標準來衡量人們的行為，主要的是所謂讀書人或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但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會這種傳統的標準，他們在用著正在建立的新的標準，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這傳統，青年代卻不理會它，這種脫節的現象是這種變的時代或動亂時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甚麼討論。直到近年，馮雪峰¹先生才將這標準這傳統作為問題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這是在他的《鄉風與市風》那本雜文集裡。

馮先生指出「士節」的兩種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說後者往往因為脫離了現實，成為「為節而節」的虛無主義者²，結果往往會變了節。他卻又說「士節」是對人生的一種堅定的態度，是個人意志獨立的表現。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這種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後來的時代，例如我們的時代。馮先生的分析，筆者大體同意；對這個問題筆者近來也常常加以思索，現在寫出自己的一些意見，也許可以補充馮先生所沒有說到的。

氣和節似乎原是兩個各自獨立的意念。《左傳》³上有「一鼓作氣」的話，是說戰鬥的。後來所謂「士氣」就是這個氣，也就是「鬥志」；這個「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氣」，似乎就是這個氣的轉變與擴充。他說「至大至剛」，說「養勇」，都是帶有戰鬥性的。「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說「養勇」，都

是帶有戰鬥性的。「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義」就是「有理」或「公道」。後來所謂「義氣」，意思要狹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氣」的分支。現在我們常說的「正義感」，雖然特別強調現實，似乎也還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氣」聯繫著的。至於文天祥所歌詠的「正氣」，更顯然跟「浩然之氣」一脈相承。不過在筆者看來兩者卻並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強調那消極的節。

節的意念也在先秦時代就有了，《左傳》裡有「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⁴」的話。古代注重禮樂，樂的精神是「和」，禮的精神是「節」。禮樂是貴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說是目的。

他們要定等級，明分際，要有穩固的社會秩序，所以要「節」，但是他們要統治，要上統下，所以也要「和」。禮以「節」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著；樂以「和」為主，可也得跟「節」配合著。節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可以說所謂「聖達節」等等的「節」，是從禮樂裡引申出來成了行為的標準或做人的標準；而這個節其實也就是傳統的「中道⁵」。按說「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節」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亂，這就帶上消極性了。

向來論氣節的，大概總從東漢末年的黨禍起頭。那是所謂處士橫議的時代。在野⁶的士人紛紛的批評和攻擊宦官們的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學。這些在野的士人雖然沒有嚴密的組織，卻已經在聯合起來，並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們害怕了，於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領導人。這就是所謂「黨錮」或「鉤黨」，「鉤」是「鉤連」的意思。從這兩個名稱上可以見出這是一種群眾的力量。那時逃亡的黨人，家家願意收容著，所謂「望門投止⁸」，也可以見出人民的態度，這種黨人，大家尊為氣節之士。氣是敢作敢為，節是有所不為——有所不為也就是不合作。這敢作敢為是

以集體的力量為基礎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氣」與世俗所謂「義氣」只注重領導者的個人不一樣。後來宋朝幾千太學生請願罷免奸臣，以及明朝東林黨的攻擊宦官，都是集體運動，也都是氣節的表現。

但是這種表現裡似乎積極的「氣」更重於消極的「節」。

在專制時代的種種社會條件之下，集體的行動是不容易表現的，於是士人的立身處世就偏向了「節」這個標準。在朝的要效忠臣。這種忠節或是表現在冒犯君主尊嚴的直諫上，有時因此犧牲性命；或是表現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國上。忠而至於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效清高之士，這種人表示不願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離於現實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隱逸之士了。這兩種節，忠節與高節，都是個人的消極的表現。忠節至多造就一些失敗的英雄，高節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漢，甚至於一些虛無主義者。原來氣是動的，可以變化。我們常說志氣，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氣是配合著的。節卻是靜的，不變的；所以要「守節」，要不「失節」。有時候節甚至於是死的，死的節跟活的現實脫了榫，於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結果變了節，馮雪峰先生論到周作人¹⁰，就是眼前的例子。從統治階級的立場看，「忠言逆耳利於行」，忠臣到底是衛護著這個階級的，而清高之士消納¹¹了叛逆者，也是有利於這個階級的。所以宋朝人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¹²」，原先說的是女人，後來也用來說士人，這正是統治階級代言人的口氣，但是也表示著到了那時代士的個人地位的增高和責任的加重。

「士」或稱為「讀書人」，是統治階級最下層的單位，並非「幫閑」。他們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嘗不如此。固然在野的處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縛，可以「不事王

侯，高尚其事」，但是他們得吃飯，這飯恐怕還得靠農民耕給他們吃，而這些農民大概是屬於他們做官的祖宗的遺產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門面話，就是偶然有個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淵明，精神上或意識形態上也還是在負著天下興亡之責的士，陶的《述酒》等詩就是證據。可見處士雖然有時橫議，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鬧架，他們生活的基礎一般的主要的還是在農民的勞動上，跟君主與在朝的大夫並無兩樣，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識形態，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終於變質了，這可以說是到了民國時代才顯著。從清朝末年開設學校，教員和學生漸漸加多，他們漸漸各自形成一個集團；其中有不少的人參加革新運動或革命運動，而大多數也傾向著這兩種運動。這已是氣重於節了。等到民國成立，理論上人民是主人，事實上是軍閥爭權。這時代的教員和學生意識著自己的主人身份，游離了統治的軍閥；他們是在野，可是由於軍閥政治的腐敗，卻漸漸獲得了一種領導的地位。他們雖然還不能和民眾打成一片，但是已經在漸漸的接近民眾。五四運動劃出了一個新時代。自由主義¹³建築在自由職業和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教員是自由職業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補的官。學生也可以選擇多元的職業，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們於是從統治階級獨立，不再是「士」或所謂「讀書人」，而變成了「知識分子」，集體的就是「知識階級」。殘餘的「士」或「讀書人」自然也還有，不過只是些殘餘罷了。這種變質是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的一段，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在這過程中也曾盡了並且還在想盡他們的任務，跟這時代世界上別處的知識階級一樣，也分享著他們一般的運命。若用氣節的標準來衡量，這些知識分子或這個知識階級開頭是氣重於節，到了現在卻又似乎是節重於氣了。

知識階級開頭憑著集團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種種傳統，那

時候是敢作敢為一股氣。可是這個集團並不大，在中國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與民眾打成一片又不容易，於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來的壓力，就抵擋不住。而一方面廣大的民眾抬頭要飯吃，他們也沒法滿足這些饑餓的民眾。他們於是失去了領導的地位，逗留在這夾縫中間，漸漸感覺著不自由，鬧了個「四大金剛懸空八隻腳¹⁴」。他們於是只能保守著自己，這也算是節罷；也想緩緩的落下地去，可是氣不足，得等著瞧。可是這裡的是偏於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識分子卻不如此，他們無視傳統的「氣節」，特別是那種消極的「節」，替代的是「正義感」，接著「正義感」的是「行動」，其實「正義感」是合併了「氣」和「節」，「行動」還是「氣」。這是他們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這個尺度成為標準，知識階級大概是還要變質的罷？

注釋

- 1 馮雪峰：馮雪峰(1903—1976)，原名福春，筆名雪峰、畫室、洛揚等。現代著名詩人、文藝理論家。
- 2 虛無主義者：虛無主義是指哲學上主張否定一切事物的可能性，認為世上不可能有真理或真知，知識上的真偽、道德上的善惡都沒有客觀的、普遍的標準。相信這種主張的人，被稱為虛無主義者。
- 3 《左傳》：原名《左氏春秋傳》，又稱《春秋左氏傳》或者稱《左氏春秋》，是一部史學名著和文學名著，是我國現存第一部敘事詳細的編年體史書。
- 4 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出自《左傳》，意思是指達到最高境界的人能夠洞悉通達社會所普遍認定的規則法度，甚至可以超越它的束縛而不受拘泥；稍差一點的人就必須遵循禮節、規範；下一層的人就是會不顧操守，有所失禮了。
- 5 中道：指脫離邊邪，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

6 處士：原指有德才而隱居不願做官的人。後來泛指沒有做過官的讀書人。

7 在野：本為不在朝廷擔任官職，後借指不作官而閑居、不當政。

8 望門投止：投止，投宿。在窘迫中見有人家就去投宿。比喻情況急迫，來不及選擇存身的地方。

9 自了漢：只顧自己，不顧大局的人。

10 周作人：周作人(1885—1967)，生於浙江紹興，原名櫨壽，又名奎綏，字星杓，自號啟孟、啟明（又作豈明）、知堂等。筆名仲密、藥堂、周遐壽等。魯迅二弟。現代散文家、詩人、文學翻譯家，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

11 消納：容納。

12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失節，原為封建禮教指女子失去貞操，後泛指失去節操。貧困餓死是小事，失節事情就大了。

13 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哲學，以自由作為主要政治價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自由主義追求保護個人思想自由的社會、以法律限制政府對權力的運用、保障自由貿易的觀念、支持私人企業的市場經濟、透明的政治體制以保障少數人的權利。

14 「四大金剛懸空八隻腳」：歇後語，指不著實地。

中六級 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 (二十)

店鋪鄰居 西西

1

這間店鋪的名字叫醫館，鋪位不寬，窄窄的邊門永遠緊閉。玻璃窗櫥裡只放三件事物：一罈密封的藥酒，罈口露出麻繩和紅布；一座半身人體解剖模型，展示彩繪的腸臟和神經；吊著一具象牙色人體全身骨頭。

經過店鋪的小孩子都很害怕，哎呀、哎呀地叫，遠遠避開；也有大膽的孩子，湊近玻璃去看模型上突顯的眼球和赤裸的心。我每天在骷髏骨頭前面走過，看看竟也習慣，有時視而不見，有時有點觸目驚心。

全身骨骼的模型，每一條骨頭完整無缺、毫無瑕疵，真是一副完美的骨骼。成年人依然擁有這麼健全的骨頭，怕不容易。你看，一根骨頭都沒碎裂，一節小小的骨刺¹也沒長，脊椎堅實穩固，手腳對稱均勻，連一枚牙齒也不缺不爛。

一位服裝設計師說，設計衣服，要注意的不是布料和顏色，而是軀體。那麼，替一具骨骼設計服裝，又得注意甚麼？來一件貼身窄衫吧，骨骼穿了，可以上舞台演三打白骨精，來一件寬闊黑斗篷吧，可以演英瑪褻曼²，《第七封印》³中的死神。

我不是透明人，無法看見自己的骨頭。皮膚是骨頭的衣服，衣服只能粉飾⁴外貌，不能改變本質。我是愈來愈覺得體內的骨頭天天在綵排一齣《骨頭解構演義》了。

2

教堂使我想起的總是高聳的塔樓、鑲嵌的彩玻璃窗、以及門

道上懸掛的花鈴。所以，我家對面也有禮拜堂，使我感到很詫異。附近一帶的樓房，樓上是住宅，底層是店鋪，和店鋪相連的二樓，是茶樓、超級市場和傢俱店；地面的店鋪，面向大街那邊，都是麵包店、金鋪、銀行、服裝店；背街的小巷這邊，全是修理汽車、賣鋁質零件、做木材的店，在這些店鋪中間，竟有一座小小的禮拜堂。

禮拜堂好像永遠不會打開門，有時看見一群年輕人從裡面出來，很快散去，仿佛這是校外課程上課的地方；大門外偶然掛起一條橫額，寫著佈道大會，也沒有引起特別的注意。禮拜堂旁邊那間海鮮店，大清早循例聚集了七、八名婦女，忙碌地剝蝦殼，揚散一片魚腥味。

上菜市場時從禮拜堂門口經過，從寬闊的信箱縫中看進去，只見十來行長椅，室內也有講台，還有黑板，看不見鋼琴。人們說，天使棲息的地方是教堂的塔樓，那麼，在這小小的禮拜堂裡，天使棲息在甚麼地方？

從信箱的縫隙朝裡面看，我當然看不見天使，但裡面也有吸引我的東西：一把椅子，椅背上穿了個明黃色的帆布椅套，椅套背後有兩個大口袋，每個口袋裡剛好放進一本厚厚的聖經。天使，原來就在這裡了。我決定也給我的椅子縫這樣的椅套，口袋裡也載滿福音。

3

住宅樓宇底層的鋪面，展散一個燈罩似的帆布簷篷，橘紅色，非常顯眼，簷沿還盪起波浪紋。我就奇怪了，咦，會是怎樣的店呢？從那歐陸風格的設計來看，我猜是咖啡館。可在這樣的地區，怎麼要開這麼漂亮的咖啡館？

每天上菜市場，繞道過去看看店鋪進展。樓宇的內容一點一

點透明，從玻璃牆外看進去，果然看見餐桌餐椅，還有小酒吧、小花園。我想，這一下可好了，可以和朋友們到這裡來喝啤酒、喝咖啡，不用跑到老遠的地方，晚上又總找不到的士回家。

店鋪終於開張，原來住宅變成了旅舍，咖啡座的另一邊，是旅舍的接待大堂；象牙式的燈盞，配著桃紅的沙發，在黑夜中經過，仿佛裡面充滿許多異鄉情調。咖啡座並不對外開放，只供入住的旅客用餐。

的士司機的消息是靈通的，高掛「暫停載客」牌子的的士，都願意在旅舍門口停下來，我常常在那裡截到車子。我不是遊客，司機肯定不高興。運氣並非常常一邊倒，有時它站在司機那邊，有時站在我這邊。

旅舍的開設，當然因為早一陣香港多了過客，賓館、酒店竟在偏僻的住宅區冒出來，它們的運氣怎樣呢？昨天經過咖啡座，玻璃牆上貼著廣告，歡迎街坊惠顧。

4

只需要三件生財設備，就可以開張做買賣的，大概得數街尾的廢紙收購店。店鋪再簡陋也沒有了，全不用裝修，連招牌也不過是一塊木板，用油漆髹上幾個大字就算。三件生財設備，分別擺放三處不同的位置，充分發揮了建築學上內部空間的逆向功能。

一台巨大的壓紙機，放在店內；一座大型的磅秤，擺在店門口的行人道上；一輛大貨車，停泊在馬路旁邊。生意倒也興隆，小木板推車和大卡車，每天把貨源運來，所以店內到處積疊廢紙，門口一帶，像收割後的田間阡陌，堆滿大體積的壓縮紙團，用細鐵線葉緊緊紮牢。許多紙團已經運上了貨車。將來，它們會以不同的面貌在我們的四周再次出現，我們可知道它們的前生呢？

店鋪牆上釘著個鐵牌：收購五金。可店內堆積的金屬不多，

廢紙堆中埋著破裂的風扇扇葉、塑膠的提籃，貼牆靠著生鏽的鐵閘。沒有人沿街喊叫收買爛銅爛鐵，垃圾收集站每天出現廢棄的傢俱和電器。城市富裕起來了，是嗎？

佝僂的老婦，拖著一長串紙盒來了，這是她從超級市場、附近商店撿拾的廢物；流浪漢也來了，拋下一大袋用腳踩扁的汽水罐。總能換到一點錢。店裡的壓紙機嘎嘎響，這醜陋的店鋪，做的是多麼美麗的事情。

5

店內的冷氣很厲害，有的人說：舒服舒服；有的人說：好冷好冷。站在這間店內，每個人的感覺，每分每秒不一樣。說這是店，好像不大像，因為人們進來並沒有買甚麼，既不買吃的穿的，也不買日用品。不過，人們又的確是進來買東西，他們要買的是錢，用錢買錢。這裡是一間銀行，賣錢買錢的地方。

錢是甚麼？錢是一幅地皮，錢是一幢樓房，錢是一輛汽車。錢是一碗飯，錢是一滴水。錢是一種氣味，錢是丁丁的聲音。錢是許多東西，又好像甚麼都不是。在銀行裡面，錢是一疊紙幣，錢是熒光屏上賽跑的數目字。

把孩子送了上保母車，到市場去買了菜，家庭主婦到銀行來了，手握存摺，看看熒光屏上的行情。總能在這裡碰上相熟的鄰居。誰還忙著搓麻將，還是到這裡來看數字的升降。又不用上班工作，多麼悠閑。一夜之間忽然富裕起來，在家裡說話的聲音也響亮些。

銀行的隔鄰是一間金鋪，買金飾送吊墜哩，誰家嫁女娶媳婦，不可錯失良機，趕快買些便宜的手飾。黃金的價值一直跌，我的財神金每兩虧蝕五百元，她說。還是到銀行來吧，外幣買賣多麼令人陶醉。波斯灣會不會打仗？甚麼幣值會升降？站在銀行裡，

仰頭細細思量。

6

理髮店的名字現在叫做髮廊、沙龍、髮型屋等等，店面豔光四射，仿佛遊戲機中心。從玻璃牆外看進去，看見店鋪的內容：貼牆的鏡子，七八張理髮的座椅、凳子，燈盞、年輕的理髮師、美容用品、熱帶植物，琳瑯滿目。

在大街上來往的中年男子，他們也上這些理髮店去剪髮嗎？這些不燙頭髮、不轉變髮型、不頂著一頭濕彩華髮的大街上的中年男子，到甚麼地方去理髮呢？也許，得走漫長的一里路，才能找到一頭駱駝吧。和一群朋友坐在咖啡館裡就問：你們到甚麼地方去理髮呢？古老而又傳統的理髮店還是有的，當你進去，他們先替你剪髮，剪完了才洗頭。剪過頭髮還給你搽爽身粉，這是十分古典的事情。一位朋友說，到理髮店去只想把頭髮剪短，髮既剪完，他就離開；頭，可以自己回家洗。要剪的是頭髮，不是去接受儀式。

是的，另外一位朋友說，在那些年輕人辦的理髮店裡，你一進去就洗頭，洗完了頭剪髮，剪完了再洗。總是問：要不要用護髮素，要不要用草酸？每一位理髮師都把自己當做藝術家，你的頭是他的雕塑品，他總是認為這樣這樣梳才好。你覺得很煩，你只想把頭髮剪短一點。頭是你的，不是理髮師的。理髮師攻佔你的髮，你奪回自己的頭。

一九八九年九月

注釋

1 骨刺：骨頭上增生的針狀物，通常引起疼痛或者其他神經系統症狀。

2 英瑪·褒曼：生於 1918 年，瑞典殿堂級電影大師，被譽為現代電影偉大建築師之一，他的作品代表歐洲電影的黃金時代，2007 年逝世。代表作有《第七封印》、《沉默》等。

3 《第七封印》：英瑪褒曼的代表作之一，劇情主要講述了十四世紀戰爭結束之後理想主義的騎士布羅克以及他的同伴在蔓延瘟疫的歐洲大陸上的漂泊生涯，展示了不同的人在面對死亡時不同的表現方式。

4 粉飾：塗飾表面，掩蓋污點或者缺點。

5 阡陌：田地中間縱橫交錯的小路。阡，【粵音】千 cin1，【國音】qiān。

6 佝僂：脊背向前彎曲。佝，【粵音】扣 kau3，【國音】gōu。僂，【粵音】流 lau4，【國音】lǒu。

中六級 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 (二十一)

《文化苦旅》自序 余秋雨

我在好些年以前寫過一些史論專著，記得曾有幾位記者在報紙上說我寫書寫得輕鬆瀟灑，其實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種很給自己過不去的勞累活，一提筆就感覺到年歲陡增。不管是春溫秋肅，還是大喜悅大悲憤，最後總得要閉一閉眼睛，平一平心跳，回歸于歷史的冷漠，理性的嚴峻。由此，筆下也就一派端肅板正，致使海內外不少讀者一直認為我是一個白發老人。

我想，任何一個真實的文明人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在心理上過著多種年齡相重疊的生活，沒有這種重疊，生命就會失去彈性，很容易風於和脆折。但是，不同的年齡經常會在心頭打架，有時還會把自己弄得挺苦惱。例如連續幾個月埋首於磚塊般的典籍中之後，從小就習慣於在山路上奔跑的雙腳便會默默地反抗，隨之而來，滿心滿眼滿耳都會突湧起向長天大地釋放自己的渴念。我知道，這是不同於案頭年齡的另一種年齡在搗亂了。助長這種搗亂的外部誘惑也很多，你看眼前就有一個現成的例子，紐約大學的著名教授 Richard Schechner 比我大二十多歲，卻冒險般地遊歷了我國西南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回到上海仍毫無倦色，逛城隍廟時竟象頑童一樣在人群中騎車而雙手脫把、引吭高歌！那天他送給我一部奇怪的新著，是他與剛滿八歲的小兒子合著的，父子倆

以北冰洋的企鵝為話題，癡癡地編著一個又一個不著邊際的童話。我把這本書插在他那厚厚一疊名揚國際的學術著作中間，端詳良久，不能不開始嘲笑自己。

即便是在鑽研中國古代線裝本的時候，耳邊也會響起一批大詩人、大學者放達的腳步聲，蘇東坡曾把這種放達稱之為“老夫聊發少年狂”。你看他右手牽獵狗，左手托蒼鷹，一任歡快的馬蹄縱情奔馳。其實細說起來，他自稱“老夫”那年才三十七歲，因此他是同時在享受著老年、中年和少年，把日子過得顛顛倒倒又有滋有味。

我們這些人，為什麼稍稍做點學問就變得如此單調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學問的弘揚都要以生命的枯萎為代價，那麼世間學問的最終目的又是為了什麼呢？如果輝煌的知識文明總是給人們帶來如此沉重的身心負擔，那麼再過千百年，人類不就要被自己創造的精神成果壓得喘不過氣來？如果精神和體魄總是矛盾，深邃和青春總是無緣，學識和遊戲總是對立，那麼何時才能問津人類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我在這種困惑中遲疑地站起身來，離開案頭，換上一身遠行的裝束，推開了書房的門。走慣了遠路的三毛唱道：“遠方有多遠？請你告訴我！”沒有人能告訴我，我悄悄出發了。

當然不會去找旅行社，那種揚旗排隊的旅遊隊伍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最好是單身孤旅，但眼下在我們這兒還難于實行：李白的輕舟、陸游的毛驢都雇不到了，我無法穿越那種似現代又非現代、由擁塞懈怠白眼敲詐所連結成的層巒疊嶂。最方便的當然是參加各地永遠在輪流召開著的種種“研討會”，因為這種會議的基本性質是在為少數人提供揚名機會的同時為多數人提供公費旅遊，可惜這種旅遊又都因嘈雜而無聊。好在平日各地要我去講課的邀請不少，原先總以為講課只是重複早已完成的思維，能少則少，外出講課又太耗費時日，一概婉拒了，這時便想，何不利用講課來遊歷呢？有了接待單位，許多惱人的麻煩事也就由別人幫著解決了，又不存在研討會旅遊的煩囂。於是理出那些邀請書，打開地圖，開始研究路線。我暗笑自己將成為靠賣藝闖蕩江湖的流浪藝人。

就這樣，我一路講去，行行止止，走的地方實在不少。旅途中的經歷感受，無法細說，總之到了甘肅的一個旅舍裡，我已覺得非寫一點文章不可了。

原因是，我發現自己特別想去的地方，總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較深腳印的所在，說明我心底的山水並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種“人文山水”。這是中國歷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對我的長期薰染造成的，要擺脫也擺脫不了。每到一個地方，總有一種沉重的歷史氣壓罩住我的全身，使我無端地感動，無端地喟歎。

常常象傻瓜一樣木然佇立著，一會兒滿腦章句，一會兒滿腦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過的那些方位上，用與先輩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著很少會有變化的自然景觀，靜聽著與千百年前沒有絲毫差異的風聲鳥聲，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裡有很多貯存古籍的圖書館，講授古文化的大學，而中國文化的真實步履卻落在這山重水複、莽莽蒼蒼的大地上。大地默默無言，只要來一二個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遠的文化內涵也就能嘩的一聲奔瀉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這種奔瀉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結果，就在這看似平常的仁立瞬間，人、歷史、自然渾灘地交融在一起了，於是有了寫文章的沖動。我已經料到，寫出來的會是一些無法統一風格、無法劃定體裁的奇怪篇什。沒有料到的是，我本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遊，而一落筆卻比過去寫的任何文章都顯得蒼老。

其實這是不奇怪的。“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對歷史的多情總會加重人生的負載，由歷史滄桑感引發出人生滄桑感。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我在山水歷史間跋涉的時候有了越來越多的人生回憶，這種回憶又滲入了筆墨之中。我想，連歷史本身也不會否認一切真切的人生回憶會給它增添聲色和情致，但它終究還是要以自己的漫長來比照出人生的短促，以自己的粗線條來勾勒出人生的局限。培根說歷史使人明智，也就是歷史能告訴我們種種不可能，給每個人在時空坐標中點出那讓人清醒又令人沮喪的一點。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氣是以尚未悟得歷史定位為前提的，

一旦悟得，英氣也就消了大半。待到隨著年歲漸趨穩定的人倫定位、語言定位、職業定位以及其他許多定位把人重重疊疊地包圍住，最後只得象《金色池塘》裡的那對夫妻，不再企望遷徙，聽任蔓草埋路，這便是老。

我就這樣邊想邊走，走得又黑又瘦，讓唐朝的煙塵宋朝的風洗去了最後一點少年英氣，疲憊地伏在邊地旅舍的小桌子上塗塗抹抹，然後向路人打聽郵筒的所在，把剛剛寫下的那點東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國外也是如此，這便成了《收獲》上的那個專欄，以及眼下這本書。記得專欄結束時我曾十分惶恐地向讀者道歉，麻煩他們苦苦累累地陪我走了好一程不太愉快的路。

當然事情也有較為樂觀的一面。真正走得遠、看得多了，也會產生一些超拔的想頭，就象我們在高處看螞蟻搬家總能發現它們在擇路上的諸多可議論處。世間的種種定位畢竟都還有一些可選擇的餘地，也許，正是對這種可選擇性的承認與否和容忍的幅度，最終決定著一個人的心理年齡，或者說大一點，決定著一種文化、一種歷史的生命潛能和更新可能。事實上，即便是在一種近似先天的定位中，往往也能追尋到前人徘徊的身影，那我們又何必把這種定位看成天生血緣呢？

其實，所有的故鄉原本不都是異鄉嗎？所謂故鄉不過是我們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腳的最後一站。

中六級 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 (二十二)

朋友四型 余光中

一個人命裡不見得有太太或丈夫，但絕對不可沒有朋友。即使是荒島上的魯濱遜，也不免需要一個“禮拜五”。一個人不能選擇父母，但是除了魯濱遜之外，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朋友。照理說選來的東西，應該符合自己的理想才對。但是事實又不盡然。你選別人，別人也選你。被選，是一種榮譽，但不一定是一件樂事。來按你門鈴的人很多，豈能人人都讓你“喜出望外”呢？大致來說，按鈴的人可分為下列四型：

第一型，高級而有趣。這種朋友理想是理想，只是可遇不可求。世界上高級的人很多，有趣的人也很多，又高級又有趣的人卻少之又少。高級的人使人尊敬，有趣的人使人喜歡，又高級又有趣的人，使人敬而不畏，親而不狎，交接愈久，芬芳愈醇。譬如新鮮的水果，不但甘美可口，而且富於營養，可謂一舉兩得。朋友是自己的鏡子。一個人有了這樣的朋友，自己的境界也低不到哪裡去。東坡先生杖履所至，幾曾出現過低級而無趣的俗物呢。

第二型，高級而無趣。這種人大概就是古人所謂的諍友，甚至是畏友了。這種朋友，有的知識豐富，有的人格高超，有的呢，“品學兼優”像個模範生，可惜美中不足，都缺乏一點幽默感，

活潑不起來。你總覺得，他身上有一個竅沒打通，因此無法豁然恍然，具備充分的現實感。跟他交談，即不像打球那樣，你來我往，此呼彼應，也不像滾雪球那樣，把一個有趣的話題越滾越大。精力過人的一類，只管自己發球，不管你接不接得住。消極的一類則以逸待勞，難得接你一球兩球。無論對手消極積極，總之該你撿球，你不撿球，這場球是別想打下去的。這種畏友的遺憾，在於趣味太窄，所以跟你的“接觸面”廣不起來。天下之大，他從城南跑到城北來找你的目的，只在討論“死亡在法國現代小說的特殊意義”。為這種畏友撿一晚上的球，疲勞是可以想見的。這樣的友誼有點像吃藥，太苦了一點。

第三型，低級而有趣。這種朋友極富娛樂價值，說笑話，他最黃；說故事，他最像；消息，他最靈通；關係，他最廣闊；好去處，他都去過；壞主意，他都打過。世界上任何話題他都接得下去，至於怎麼接法，就不用你操心了。他的全部學問，就在於不讓外行人聽出他沒有學問。至於內行人，世界上有多少內行人呢？所以他的馬腳在許多客廳和餐廳裡跑來跑去，並不怎麼露眼。這種人最會說話，餐桌上有了他，一定賓主盡歡，大家喝進去的美酒還不如聽進去的美言那麼“沁人心脾”。會議上有了他，再空洞的會議也會顯得主題正確，內容充沛，沒有白開。如果說，第二類的朋友擁有世界上全部的學問，獨缺常識，那麼這一型的朋友則恰恰相反，擁有世界上全部的常識，獨缺知識。照說低級的人而有趣味，豈非低級趣味，你竟能於他衎樂，豈非也

有低級趣味之嫌？不過人性是廣闊的，誰能保證自己毫無此種不良的成分呢？如果要你做魯濱遜，你會選第三型的朋友還是第二型的朋友做“禮拜五”呢？

第四型，低級而無趣。這種朋友，跟第一型的朋友一樣少，或然率相當之低。這種人當然自有一套價值標準，非但不會承認自己低級而無趣，恐怕還自以為高級而有趣呢？否則，餘不欲於之衎樂矣。

中六級 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 (二十三)

《幽默的境界》 余光中

據說秦始皇有一次想把他的範圍擴大，大得東到函穀關，西到今天的鳳翔和寶雞。宮中的弄臣優旃說：「妙極了！多放些動物在裏面吧。要是敵人從東邊打過來，只要教麋鹿用角去抵抗，就夠了。」秦始皇聽了，就把這計畫擱了下來。

這麼看來，幽默實在是荒謬的解藥。委婉的幽默，往往順著荒謬的邏輯誇張下去，使人領悟荒謬的後果。優旃是這樣，淳於髡、優孟是這樣，包可華也是這樣。西方有一句諺語，大意是說：解釋是幽默的致命傷，正如幽默是浪漫的致命傷。虛張聲勢，故作姿態的浪漫，也是荒謬的一種。凡事過分不合情理，或是過分違背自然，都構成荒謬。荒謬的解藥有二：第一是坦白指摘，第二是委婉諷喻，幽默屬於後者。什麼時候該用前者，什麼時候該用後者，要看施者的心情和受者的悟性。心情好，婉說，心情壞，直說。對聰明人，婉說，對笨人只有直說。用幽默感來評人的等級，有三等。第一等有幽默的天賦，能在荒謬裏覷見幽默。第二等雖不能創造幽默，卻多少能領略別人的幽默。第三等連領略也無能力。第一等是先知先覺，第二等是後知後覺，第三等是不知不覺。如果幽默感是磁性，第一等便是吸鐵石，第二等是鐵，第三等便是一塊木頭了。這麼看來，秦始皇還勉強可以歸入第二等，至少他領略了優旃的幽默感。

第三等人雖然沒有幽默感，對於幽默仍然很有貢獻，因為他們雖然不能創造幽默，卻能創造荒謬。這世界，如果沒有妄人的荒謬表演，智者的幽默豈不失去依據？晉惠帝的一句「何不食肉糜？」惹中國人嗤笑了一千多年。晉惠帝的荒謬引發了我們的幽默感：妄人往往在不自知的情況下，犧牲自己，成全別人，成全別人的幽默。

虛妄往往是一種膨脹作用，相當於螳臂擋車，蛇欲吞象。幽默則是一種反膨脹（deflationary）作用，好像一帖瀉藥，把一個胖子瀉成一個瘦子那樣。可是幽默並不等於尖刻，因為幽默針對的不是荒謬的人，而是荒謬本身。高度的幽默往往源自高度的嚴肅，不能和殺氣、怨氣混為一談。不少人誤認尖酸刻薄為幽默，事實上，刀光血影中只有恨，並無幽默。幽默是一個心熱手冷的開刀醫生，他要殺的是病，不是病人。

把英文 humour 譯成幽默，是神來之筆。幽默而太露骨太囂張，就失去了「幽」和「默」。高度的幽默是一種講究含蓄的藝術，暗示性愈強，藝術性也就愈高。不過暗示性強了，對於聽者或讀者的悟性，要求也自然增高。幽默也是一種天才，說幽默的人靈光一閃，繡口一開，聽幽默的人反應也要敏捷，才能接個正著。這種場合，聽者的悟性接近禪的「頓悟」；高度的幽默裏面，應該隱含有禪機一類的東西。如果說者語妙天下，聽者一臉茫然，竟

要說者加以解釋或者再說一遍，豈不是天下最掃興的事情？所以說，「解釋是幽默的致命傷。」世界上有兩種話必須一聽就懂，因為它們不堪重複：第一是幽默的話，第二是恭維的話。最理想也是最過癮的配合，是前述「幽默境界」的第二等人圍聽第一等人的幽默：說的人說得精彩，聽的人也聽得盡興，雙方都很滿足。其他的配合，效果就大不相同。換了第一等人面對第三等人，一定形成冷場，且令說者懊悔自己「枉拋珍珠付群豬」。不然便是第二等人面對第一等人而竟想語娛四座，結果因為自己的「幽默境界」欠高，只贏得幾張僵硬的笑容。要是說者和聽者都是第一等人呢？「頓悟」當然不成問題，只是語鋒相對，機心競起，很容易導致「幽默比賽」的緊張局面。萬一自己舌翻諧趣，剛剛贏來一陣非常過癮的笑聲，忽然鄰座的一語境界更高，利用你剛才效果的餘勢，飛騰直上，竟獲得更加熱烈的反應，和更為由衷的讚歎，則留給你的，豈不是一種「第二名」的苦澀之感？

幽默，可以說是一個敏銳的心靈，在精神飽滿生趣洋溢時的自然流露。這種境界好像行雲流水，不能做假，也不能苦心經營，事先籌備。世界上有的是荒謬的事，虛妄的人；詼諧天成的心靈，自然左右逢源，取用不盡。幽默最忌的便是公式化，譬如說到丈夫便怕太太，說到教授便缺乏常識，提起官吏，就一定要刮地皮。公式化的幽默很容易流入低級趣味，就像公式化的小說中那些人物一樣，全是欠缺想像力和觀察力的產品。何可歌有一個遠房的姨夫，遠房的姨夫有幾則公式化的笑話，那幾則笑話有一個忠實

的聽眾，他的太太。丈夫幾十年來翻來覆去說的，總是那幾則笑話，包括李鴻章吐痰韓復榘訓話等等，可是太太每次聽了，都像初聽時那樣好笑，令丈夫的發表欲得到充分的滿足。夫妻兩人顯然都很健忘，也很快樂。

一個真正幽默的心靈，必定是富足，寬厚，開放，而且圓通的。反過來說，一個真正幽默的心靈，絕對不會固執成見，一味鑽牛角尖，或是強詞奪理，厲色疾言。幽默，恆在俯仰指顧之間，從從容容，瀟瀟灑灑，渾不自覺地完成：在一切藝術之中。幽默是距離宣傳最遠的一種。「舍我其誰？」的英雄氣概，和幽默是絕緣的。甯曳尾於塗中，不留骨於堂上；非梧桐之不止，豈腐鼠之必爭？莊子的幽默是最清遠最高潔的一種境界，和一般弄臣笑匠不能並提。真正幽默的心靈，絕不抱定一個角度去看人或看自己，他不但會幽默人，也會幽默自己，不但嘲笑人，也會釋然自嘲，泰然自貶，甚至會在人我不分物我交融的忘我境界中，像錢默存所說的那樣，欣然獨笑。真具幽默感的高士，往往能損己娛人，參加別人來反躬自笑。創造幽默的人，竟能自備荒謬，豈不可愛？吳炳鐘先生的語鋒曾經傷人無算。有一次他對我表示，身後當囑家人在自己的骨灰壇上刻「原諒我的骨灰」(Excuse my dust)一行小字，抱去所有朋友的面前謝罪。這是吳先生二十年前的狂想，不知道他現在還要不要那樣做？這種狂想，雖然有資格列入《世說新語》的任誕篇，可是在幽默的境界上，比起那些揚言願捐骨灰做肥料的利他主義信徒來，畢竟要高一些吧。

中六級 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 (二十四)

自豪與自幸 ——我的國文啟蒙 余光中

每個人的童年未必都像童話，但是至少該像童年。若是在都市的紅塵里長大，不得親近草木蟲魚，且又飽受考試的威脅，就不得縱情于雜學閒書，更不得看云、聽雨，發一整個下午的呆。我的中學時代在四川的鄉下度過，正是抗戰，盡管貧于物質，卻富于自然，裕于時光，稚小的我乃得以親近山水，且涵泳中國的文學。所以每次憶起童年，我都心存感慰。

我相信一個人的中文根抵，必須深固于中學時代。若是等到大學才來補救，就太晚了，所以大一國文之類的課程不過虛設。我的幸運在于中學時代是在純樸的鄉間度過，而家庭背景和學校教育也宜于學習中文。

一九四〇年秋天，我進入南京青年會中學，成為初一的學生。那家中學在四川江北縣悅來場，靠近嘉陵江邊，因為抗戰，才從南京遷去了當時所謂的“大后方”。不能算是甚麼名校，但是教學認真。我的中文跟英文底子，都是在那幾年打結實的。尤其是英文老師孫良驥先生，嚴謹而又關切，對我的教益最多。當初若非他教我英文，日后我是否進外文系，大有問題。

至于國文老師，則前后換了好幾位。川大畢業的陳夢家先生，

兼授國文和歷史，雖然深度近視，戴著厚如醬油瓶底的眼鏡，卻非目光如豆，學問和口才都頗出眾。另有一個國文老師，已忘其名，只記得儀容儒雅，身材高大，不像陳老師那麼不修邊幅，甚至有點邇邇。更記得他是北師大出身，師承自多名士耆宿，就有些看不起陳先生，甚至溢于言表。

高一那年，一位前清的拔貢來教我們國文。他是戴伯瓊先生，年已古稀，十足是川人慣稱的“老夫子”。依清制科舉，每十二年由各省學政考選品學兼優的生員，保送入京，也就是貢入國子監。謂之拔貢。再經朝考及格，可充京官、知縣或教職。如此考選拔貢，每縣只取一人，真是高材生了。戴老夫子應該就是巴縣（即江北縣）的拔貢，舊學之好可以想見。冬天他來上課，步履緩慢，意態從容，常著長衫，戴黑帽，坐著講書。至今我還記得他教周敦頤的《愛蓮說》，如何搖頭晃腦，用川腔吟誦，有金石之聲。這種老派的吟誦，隨情轉腔，一詠三嘆，無論是當眾朗誦或者獨自低吟，對於體味古文或詩詞的意境，最具感性的功效。現在的學生，甚至主修中文系的，也往往只會默讀而不會吟誦，與古典文學不免隔了一層。

為了戴老夫子的耆宿背景，我們交作文時，就試寫文言。憑我們這一手稚嫩的文言，怎能入夫子的法眼呢？幸而他頗客氣，遇到交文言的，他一律給六十分。后來我們死了心，改寫白話，結果反而獲得七八十分，真是出人意外。

有一次和同班的吳顯恕讀了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佩服其文采之余，對紛繁的典故似懂非懂，乃持以請教戴老夫子，也帶點好奇，有意考他一考。不料夫子一瞥題目，便把書合上，滔滔不絕，不但我們問的典故他如數家珍地詳予解答，就連沒有問的，他也一並加以講解，令我們佩服之至。

國文班上，限于課本，所讀畢竟有限，課外研修的師承則來自家庭。我的父母都算不上甚麼學者，但他們出身舊式家庭，文言底子照例不弱，至少文理是曉暢通達的。我一進中學，他們就認為我應該讀點古文了，父親便開始教我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母親也在一旁幫腔。我不太喜歡這種文章，但感于雙親的諄諄指點，也就十分認真地學習。接下來是讀《留侯論》，雖然也是以知性為主的議論文，卻淋漓恣肆，兼具生動而鏗鏘的感性，令我非常感動。再下來便是《春夜宴桃李園序》、《吊古戰場文》、《與韓荊州書》、《陋室銘》等幾篇。我領悟漸深，興趣漸濃，甚至倒過來央求他們多教一些美文。起初他們不很願意，認為我應該多讀一些載道的文章，但見我頗有進步，也真有興趣，便又教了《為徐敬業討武里檄》、《滕王閣序》、《阿房宮賦》。

父母教我這些，每在講解之余，各以自己的鄉音吟哦給我聽。父親誦的是閩南調，母親吟的是常州腔，古典的情操從鄉音深處召喚著我，對我都有異常的親切。就這麼，每晚就著搖曳的桐油燈光，一遍又一遍，有時低回，有時高亢，我習誦著這些古文，

忘情地贊嘆駢文的工整典麗，散文的開闔自如。這樣的反復吟詠，潛心體會，對於真正進入古人的感情，去呼吸歷史，涵泳文化，最為深刻、委婉。日後我在詩文之中展現的古典風格，正以桐油燈下的夜讀為其源頭。為此，我永遠感激父母當日的啟發。

不過那時為我啟蒙的，還應該一提二舅父孫有孚先生。那時我們是在說來場的鄉下，住在一座朱氏宗祠里，山下是南去的嘉陵江，濤聲日夜不斷，入夜尤其撼耳。二舅父家就在附近的另一個山頭，和朱家祠堂隔谷相望。父親經常在重慶城里辦公，只有母親帶我住在鄉下，教授古文這件事就由二舅父來接手。他比父親要閒，舊學造詣也似較高，而且更加喜歡美文，正合我的抒情傾向。

他為我講了前後《赤壁賦》和《秋聲賦》，一面捧著水煙筒，不時滋滋地抽吸，一面為我娓娓釋義，哦哦誦讀。他的鄉音同于母親，近于吳儂軟語，纖秀之中透出儒雅。他家中藏書不少，最吸引我的是一部插圖動人的線裝《聊齋志異》。二舅父和父親那一代，認為這種書輕佻側艷，只宜偶爾消遣，當然不會鼓勵子弟去讀。好在二舅父也不怎麼反對，課余任我取閱，縱容我神游于人鬼之間。

後來父親又找來《古文筆法百篇》和《幼學瓊林》、《東萊博議》之類，抽教了一些。長夏的午后，吃罷綠豆湯，父親便躺

在竹睡椅上，一卷接一卷地細覽他的《綱鑑易知錄》，一面嘆息盛衰之理，我則暢讀舊小說，尤其耽看《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甚至《封神榜》、《東周列國志》、《七俠五義》、《包公案》、《平山冷燕》等等也在閒觀之列，但看得最入神也最仔細的，是《三國演義》，連草船借箭那一段的《大霧迷江賦》也讀了好幾遍。至于《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則要到進了大學才認真閱讀。當時初看《紅樓夢》，只覺其婆婆媽媽，很不耐煩，竟半途而廢。早在高中時代，我的英文已經頗有進境，可以自修《莎氏樂府本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 by Charles Lamb)，甚至試譯拜倫《海羅德公子游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的片段。只怪我野心太大，頭緒太多，所以讀中國作品也未能全力以赴。

我一直認為，不讀舊小說難謂中國的讀書人。“高眉”(high-brow)的古典文學固然是詩文與史哲，但“低眉”(low-brow)的舊小說與民謠、地方戲之類，卻為市並與江湖的文化所寄，上至騷人墨客，下至走卒販夫，廣為雅俗共賞。身為中國人而不識關公、包公、武松、薛仁貴、孫悟空、林黛玉，是不可思議的。如果說莊、騷、李、杜、韓、柳、歐、蘇是古典之葩，則西游、水滸、三國、紅樓正是民俗之根，有如圓規，缺一腳必難成其圓。

讀中國的舊小說，至少有兩大好處。一是可以認識舊社會的民俗風土、市井江湖，為儒道釋俗化的三教文化作一注腳；另一

則是在文言與白話之間搭一橋梁，俾在兩岸自由來往。當代學者概嘆學子中文程度日低，開出來的藥方常是“多讀古書”。其實目前學生中文之病已近膏肓，勉強吞咽幾丸孟子或史記，實在是杯水車薪，無濟于事，根底太弱，虛不受補。倒是舊小說融貫文白，不但語言生動，句法自然，而且平仄妥帖，詞匯豐富；用白話寫的，有口語的流暢，無西化之夾生，可謂舊社會白語文的“原湯正味”，而用文話寫的，如《三國演義》、《聊齋志異》與唐人傳奇之類，亦屬淺近文言，便于白話過渡。加以故事引人入勝，這些小說最能使青年讀者潛化于無形，耽讀之余，不知不覺就把中文摸熟弄通，雖不足從事甚麼聲韻訓詁，至少可以做到文從字順，達意通情。

我那一代的中學生，非但沒有電視，也難得看到電影，甚至廣播也不普及。聲色之娛，恐怕只有靠話劇了，所以那是話劇的黃金時代。一位窮鄉僻壤的少年要享受故事，最方便的方式就是讀舊小說。加以考試壓力不大，都市娛樂的誘惑不多而且太遠，而長夏午寐之余，隆冬雪窗之內，常與諸葛亮、秦叔寶為伍，其樂何輸今日的磁碟、錄影帶、卡拉OK？而更幸運的，是在“且聽下回分解”之余，我們那一代的小“看官”們竟把中文讀通了。

同學之間互勉的風氣也很重要。巴蜀文風頗盛，民間素來重視舊學，可謂弦歌不輟。我的四川同學家里常見線裝藏書，有的可能還是珍本，不免拿來校中炫耀，乃得奇書共賞。當時中學生

之間，流行的課外讀物分為三類：即古典文學，尤其是舊小說；新文學，尤其是三十年代白話小說；翻譯文學，尤其是帝俄與蘇聯的小說。三類之中，我對后面兩類並不太熱衷，一來因為我勤讀英文，進步很快，準備日后直接欣賞原文，至少可讀英譯本，二來我對當時西化而生硬的新文學文體，多無好感，對一般新詩，尤其是普羅八股，實在看不上眼。同班的吳顯恕是蜀人，家多古典藏書，常攜來與我共賞，每遇奇文妙句，輒同聲嘖嘖。有一次我們迷上了《西廂記》，愛不釋手，甚至會趁下課的十分鐘展卷共讀，碰上空堂，更並坐在校園的石階上、膝頭攤開張生的苦戀，你一節，我一段，吟詠甚麼“顛不刺的見了萬千，似這般可喜娘的龐兒罕曾見”。后來發現了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也激賞了一陣，並傳觀彼此抄下的佳句。

至于詩詞，則除了課本里的少量作品以外，老師和長輩並未著意為我啟蒙，倒是性之相近，習以為常，可謂無師自通。當然起初不是真通，只是感性上覺得美，覺得親切而已。遇到典故多而背景曲折的作品，就感到隔了一層，紛繁的附注也不暇細讀。不過熱愛卻是真的，從初中起就喜歡唐詩，到了高中更兼好五代與宋之詞，歷大學時代而不衰。

最奇怪的，是我吟詠古詩的方式，雖得閩腔吳調的口授啟蒙，兼採二舅父哦嘆之音，日后竟然發展成唯我獨有的曼吟回唱，一波三折，余韻不絕，跟長輩比較單調的誦法全然相異。五十年來，

每逢獨處寂寞，例如異國的風如雪夜，或是高速長途獨自駕車，便縱情朗吟“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或是“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磋磨！”頓覺太白、東坡就在肘邊，一股豪氣上通唐宋。若是葉起更高古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意興就更加蒼涼了。

《晉書》王敦傳說王敦酒后，輒詠曹操這四句古詩，一邊用玉如意敲打唾壺作節拍，壺邊盡缺。清朝的名詩人龔自珍有這麼一首七絕：“回腸蕩氣感精靈，座容蒼涼酒半醒。自別吳郎高詠滅，珊瑚擊碎有誰聽？”說的正是這種酒酣耳熱，縱情朗吟，而四座共鳴的豪興。這也正是中國古典詩感性的生命所在。只用今日的國語來讀古詩或者默念，只恐永遠難以和李杜呼吸相通，太可惜了。

在年十月，我在英國六個城市巡回誦詩。每次在朗誦自己作品六七首的英譯之后，我一定選一兩首中國古詩，先讀其英譯，然后朗吟原文。吟聲一斷，掌聲立起，反應之熱烈，從無例外。足見詩之朗誦具有超乎意義的感染性，不幸這種感性教育今已蕩然無存，與書法同一式微。

去年十二月，我在“第二屆中國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上，對各國的漢學家報告我中譯王爾德喜劇《溫夫人的扇子》的經驗，說王爾德的文字好炫才氣，每今譯者“望洋興嘆”而難以下筆，但是有些地方碰巧，我的譯文也會勝過他的原文。眾多學者吃了一

驚，一起抬頭等待下文。我說：“有些地方，例如對仗，英文根本比不上中文。在這種地方，原文不如譯文，不是王爾德不如我，而是他撈過了界，竟以英文的弱點來碰中文的強勢。”

我以身為中國人自豪，更以能使用中文為幸。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中六級 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 (二十五)

小心輕放 董橋

案頭擺著一件清代同治年間的五彩茶葉瓷罐，四方形，四面各繪上不同形狀的浮凸花瓶，瓶中各插一枝水紅牡丹，配上秋葵綠色地，淡黃花邊，雖然不是什麼名貴古董，到底是中國瓷器，看了甚為歡喜。“歡喜”是很籠統的形容詞，深含太多抓得住和抓不住的念頭。陶瓷的生產和農業經濟發展分不開；陶瓷也象徵中國燦爛的文化藝術。既有經濟因素，又有文化因素，陶瓷跟政治因此也大有因緣。有了這三大因由，一件瓷器不論是官窯或是民窯燒造出來，一定都有“價值”，惹人喜歡。

有價值的東西往往易碎，要人人寶愛才行。中國大陸矽酸鹽學會編的《中國陶瓷史》談到明代後期瓷器經海路陸路輸出的情形，引了萬曆年間刊刻的《野獲編》裡一段話，記載當時遠道運輸瓷器的絕妙辦法：“韃靼、女真諸部及天方諸國貢夷歸裝所載，他物不論，即以瓷器一項，多至數十車。余初怪其輕脆，何以陸行萬裡，即細叩之，則初買時，每一器物納沙土及豆麥少許，選數十個輒牢縛成一片，置之濕地，頻酒以水，久之，則豆麥生芽，纏繞膠固。試投之牢確之地，不損破者，始以登車。既裝車時，又從車上扔下數番，堅韌如故者，始載以往，其價比常加十倍。”

年前，一位在英國牛津念理科的朋友說，現代科學技術的高

尚理想是改進人類的日常生活，給人類帶來更多歡樂，其中包括協助人類維護生活裡的各種一價值”。看了《野獲編》裡這段資料，不能不覺得古人在瓷器裡種豆麥解決瓷器運輸問題的手法，跟現代完善的運輸設備所追求的最終目的一樣：一樣希望維護人類要維護的“價值”。古人的方法還算符合科技精神。“科技”當然要緊；更要緊是先有一份一寶愛”的心意。科學技術給世界帶來的考驗不能說少；今日，中外有點遠見的人談論精神文明，不外想在人類像瓷器一樣輕脆的“意志”上種植豆麥，使之“纏繞膠固”，萬一科技之神把他從物質文明的“車”上“扔下數番”，他還可以“堅韌如故”，保持價值！

衡量文化價值不必巧立太多大言的名目。文化是活的，可以輸出，也可以輸入，是政治經濟活動的環節。政治開明，經濟活躍，文化一定可以免於僵化。中共駐英大使柯華離英前在倫敦接受香港報社記者訪問，談到他對倫敦“完全沒有膩的感覺。倫敦的政治、經濟活動繁忙，文化生活非常豐富”，正是這層意思。香港的政治、經濟活動也很有活力；香港文化的價值在於有輸出也有輸入，境界未必十分崇高，但是處處蘊藏新機。門戶開放，自由交流是好的。柯華談到中英雙方在政治、經濟、貿易、科技、文化、教育各領域的關係發展很快，兩國代表團互訪非常頻密，說是他經常要接送客人，一連到希斯魯機場一路有多少石頭我都知道了”。其實，不光是人要行萬裡路，政治、經濟也要行萬裡路，文化更要行萬裡路。行萬裡路才可以把路走通；“通”則不

迂，也就是“達”。清代劉子芬《竹園陶說》裡提到“廣彩”瓷器說：“海通之初，西商之來中國者，先至澳門，後則徑廣州。清代中葉，海舶雲集，商務繁盛，歐土重華瓷，我國商人投其所好，乃於景德鎮燒造白器，運至粵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畫法，加以彩繪，于珠江南岸之河南，開爐烘染，製成彩瓷，然後售之西商。”

今日，北京政府在沿海各地設立特區的構想，跟當年我國商人處理廣彩外銷的手法有點像，算是靈活的措施。中、英、港三方商談香港前途，手法可以靈活也可以不靈活；劉子芬這段紀錄多少會引出點靈感來。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中國之與香港，猶如景德鎮的白器之與廣彩，應該彼此搭配，開拓新機。白器要燒造得好是先決條件，否則彩繪繪得再出色，彩瓷兩下就碎了；此其一。其次是景德鎮的窯匠和這邊的彩繪工匠乃至“重華瓷”的西商，都應該寶愛“廣彩”的價值：經濟交易之外，不忘文化交往，甚至政治意識的交流。

香港正像案頭擺的這件五彩茶葉瓷罐，別致得很；但是，畢竟是瓷器，又輕又脆，激動起來還得提醒一句：“小心輕放！”

中六級 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 (二十五)

聽那立體的鄉愁 董橋

法國鴻儒羅蘭·巴爾特談寫作環境和書齋文具，說他不作興在旅館客房裡做文章，原因不關氣氛，不關裝潢，但嫌它格局鋪設不得其體，並戲言雲：“人家稱我是結構主義者，信非雌黃！”他慣常上午九點半鐘到一點鐘在臥房伏案工作；臥房裡還有一台鋼琴供他天天中午兩點半彈琴。再有就是一堆畫具，星期天沒事總會畫幾筆。書桌要木頭做的；書桌邊還要另設一張桌子擺放文房雜物；打字機、索引架各得其所。巴爾特愛筆成癡，喜歡買各種筆，寫一篇文章總愛新筆舊筆換來換去的寫。他連鵝毛筆都用，可是絕對不用圓珠筆，說是這種筆只配率爾記記零星雜感，勾畫不出愜意飛動的文思。他始終最愛用細緻的自來水筆，覺得一管在握，鋒稜嶄然，毫髮無憾，意到筆到！

寫作原是家庭手工業，今昔中外作坊環境流露作家生平趣尚不說，紙筆之類的生產工具作家大半都相當考究。明代屠隆官拜禮部主事，遭小人構陷，歸隱之後家境雖然貧寒，居然念念不忘經營書齋情調，種蘭養鱗之外，洗硯池邊更沃以飯沛，引出綠得似的青苔；牆下又葬了薜荔，經常灑些魚腥水，日子久了，藤蘿蔓生，月色下渾如水府，別饒佳趣。至於齋中幾榻、琴劍、書畫、鼎研之屬，更是製作不俗，鋪設得體，人目心神為之一爽。這些

“清規”，正是羅蘭·巴爾特所說作家的寫作“禮儀”，仿佛中世紀教會寺院抄寫經書的人要默坐一整天才可以動筆一樣神聖；巴爾特甚至嚮往中國古人重視書道、臨池專心如僧侶摒除雜念的毅力。這樣的流風，到了機械文明硬體發展撩人魂魄的今天，自然需要重新認識、另作安頓了。

“我不斷在認真改造自己去適應時代潮流”，羅蘭·巴爾特說。他買了一架電動打字機，天天花半個小時練習打字，希望“打”出更有“打字機風味的文稿”。他說他的寫作過程通常分成手寫和打字兩個階段：先是把“情志筆之於書，求其心手之相合，變成手寫原稿；然後是把手稿謄清成印刷體的打字原稿準備付梓銷售。巴爾特事忙，偶然不得不勞煩別人用打字機代謄手稿，卻覺得這是一種社會關係的異化現象：打字員受雇主牽制跡近奴隸之受束縛，而寫作

的天地其實是最講求自由抒發情志的天地！於是，唯一辦法就是巴爾特自己練習打字，希望從此可以不必手寫草稿而是直接用打字機打出文章，求得與手稿一樣飄逸的即興之美感。可是，巴爾特畢竟到死都捨不得全盤放棄“筆”耕的樂趣，寧願自歎落伍也不輕心冷落案頭那些筆。

中國舊式讀書人之重書道，固然是以書判取士的形勢所迫，可也有不少是性之所近；這裡頭當有思古幽情在作祟。湖北楊守

敬以書名天下，家中收藏古人書畫很多，可惜身後家人不知寶愛，紛紛給日本人重價買走，只剩一些友朋書笥充塞一樓，其中梁鼎芬的短簡雲：“燉羊頭已爛，不攜小真書手卷來，不得吃也。”周棄子看了不禁感歎“承平文宴，甫口風流，神往前賢，心傷世變，不止妙墨劫灰之可為太息也”！中國書道之衰微的確影響文人的興味和文章的風韻；現在中文有了打字機，慢慢一定普遍於案牘之實際應用，中國作家遲早都要深刻領略“社會關係的異化現象”。但是，只要作家“情志”未死，寫作“禮儀”不衰，儘量在手寫原稿和打字原稿上追求一絲美感，那麼，中國文人的手稿上起碼應有應規人矩的館閣體鋼筆字可看，雖然無復魏晉飄逸之風，六朝碑版之意，到底自成鋒稜，心手相合，文章連帶也透出些遠古的幽思來。

機械文明用硬體部件鑲起嶄新的按鈕文化；消費市場以精密的資訊系統撒開軟體產品的發展網路；傳播知識的途徑和推廣智慧的管道像變生的藤蘿越纏越密越遠；物質的實利主義給現代生活墊上青苔那麼舒服的綠褥，可是，枕在這一床柔波上的夢，到底該是繽紛鐳射的幻象還是蒼翠田園的倒影，卻正是現代人無從自釋的困惑。生活情趣和文化藝術於是開始在高雅和通俗的死胡同裡兜圈子，始終擺脫不掉消費社會帶給他們的壓力。美國詩人 Frank O'Hara 心傷世變之餘早就不再太息：“太多詩人都像中年母親逼孩子吃太多熟肉和土豆。我才不管他們吃不吃。強迫人家多吃會把人弄瘦。誰都不必吸取自己不需要的經驗；他們不需要詩

歌就讓他們去吧。我其實也喜歡看電影。”用不慣打字機的人還是可以用圓珠筆、鋼筆甚至毛筆；鐳射畢竟沒有射斷歷史的細流。鋼琴家荷洛維茲可以親身到衣香鬢影的米蘭歌劇院演奏，可是，紐約卡內基堂卻同時放映他的演奏影片，運用現代立體效果數碼錄音技術捕捉當年蕭邦的千縷鄉愁。Vanity Fair 雜誌推出“英國熱”專輯，討論今日美國人崇拜、模仿英國古老氣派的現象，從中對照英國人的文雅和美國人的衝勁、英國人的偃蹇和美國人的達觀、英國人對過去的眷戀和美國人對未來的信心。金耀基從古城海德堡寄來的信上說：“其實我就是喜歡這種現代與傳統結合一起的地方：有歷史的通道，就不會飄浮；有時代的氣息，則知道你站在那裡了！”